

CONCETTA LA MAZZ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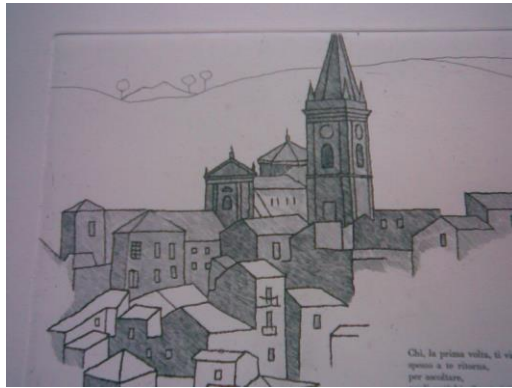
超越藍天



傳

Concetta La Mazza 1936 年出生於西西里島諾瓦拉，是 *Domenico La Mazza* 和 *Teresa Correnti* 的長女。1950 年，在經歷了一段「託付」給阿姨的痛苦時期後，她來到多莫多索拉與父母團聚，至今仍與丈夫朱塞佩住在一起。他有三個孩子：阿曼多、盧西亞諾和丹妮拉。最近，懷念諾瓦拉童年的強烈願望悄然而至，這本親密的個人日記誕生了，其中充滿了軼事和那個時代環境的參考：城鎮、鄉村、人民、習慣，該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黑暗歲月中的傳統。

寫作的原始能量



小康塞塔被託付給她的叔叔，並被迫住在卡斯特蘭賈遠離城鎮和同學的小屋裡。就這樣，在飢餓、對時代的無知、迷信和虐待之間的戰爭的嚴酷歲月裡，他孤獨地走上了他個人的「十字架之路」。戰後不可避免的移民和向北的開始自然是困難的。

所有這一切都是透過一個小女孩的目光講述的，她在記憶中重溫了自己成長的各個階段，並以令人驚訝的新鮮感和微妙的諷刺線索給我們帶來了閱讀的樂趣- 最終- 我們家庭社區的象徵性故事，能夠深深感動我們，並且屬於我們每個人。

在康塞塔·拉·馬扎的這部短篇小說中，寫作顛覆了一切規則，回歸本源，擺脫了任何形式的圖式，在一種神秘的內在生命力的驅動下，成為壓倒一切的洶湧河流，是靈魂的傾盆大雨。

安東妮亞和米歇爾叔叔的形象令人難忘，就像諾瓦拉的形象令人難忘一樣，既慷慨、包容、甜蜜，又嚴厲、嚴酷。

最後，當不可挽回的事情發生時，向青春期的艱難過渡，但小康塞塔沒有屈服於悲慘的命運，感謝她的勇氣和對未來不可動搖的希望，感謝她的眼睛能夠看到.... ..超越天藍色！

NINO BELVEDERE



「對我來說，磨難開始了。那可能是個炎熱的日子，1938 年的夏天開始了，我兩歲了，我的姑姑來接我。她在一個布袋裡放了一件襯衫和兩條內褲，然後不知道我離開家的一切。我當時太小了，無法意識到我的苦路將從那天開始。」

超越藍天

第一章 父親的家



現在它是一個古老的無人居住的廢墟，被蜘蛛網窒息，被飛蛾啃咬，但很久以前，在諾瓦拉，一個位於墨西拿山區雄偉堡壘下的小鎮，在恩吉亞區的一條小巷裡，附近有個房子噴泉。前門通往內部樓梯，通往一樓，那裡有一個帶木板的小房間：這是臥室。你上樓，那裡就是廚房，如果你可以這麼稱呼它的話。角落有一塊石板，上面生火，還有一個鐵鼎，用來放置麵食鍋。前面，掛在牆上，黑得像瀝青，一把木鏟，兩個篩子，一大一小，烤麵包的烤箱，旁邊有一個半腐爛的箱子，一張桌子，兩個“毛茸茸的”，還有一些搖搖欲墜的東西。椅子。最後找到了一個房間，有一個小陽台，可以俯瞰小巷，那

裡幾乎容不下一張單人床。那個洞是 1934 年喪偶的祖父居住的王國，樓梯下方建了一個有木蓋的石製廁所。由於沒有下水道，下水道肯定起到了減少散發惡臭的作用。當然，這棟房子沒有自來水和電力，這些舒適的生活連當時的貴族都沒有。旁邊有一扇木門，通往農場，那裡的木頭上棲息著雞。

在這個與世隔絕的角落裡，我的母親（一位裁縫師）和我的祖父住在一起，兩個兄弟和一個姐姐都比她年長，都結婚了，也住在諾瓦拉。我的母親金髮碧眼，瘦弱，體格非常瘦弱，五官非常精緻，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張潔白如牛奶的臉，是兩隻藍色的大眼睛，幾乎總是充滿恐懼和悲傷。也許她母親在她二十四歲時突然去世，是她身體和精神脆弱的原因。

我祖母去世幾年後，我的母親在一位妻子的介入下遇到了她的白馬王子。我父親出身於巴迪亞韋基亞的一個貴族家庭，經營一家小酒館，經營菸草店和雜貨店。這是一個勤奮的家庭，據大家所知，我的父親是一個非常英俊、高大、黝黑、自信、進取的男人。他住在一個遠離城鎮的小村莊：他可以步行，速度很快，半小時內就能到達那裡。他的父親拖著木炭。母親是個充滿活力的女人，早上她牽著騾子去諾瓦拉買商店提供的商品：菸草、鹽和食物。她總是穿著優雅，脖子上圍著一條黑色的大圍巾，甚至買了報紙讓顧客了解狀況。這是村子裡唯一的商店，儘管要養活八個人，但那間房子裡並不缺乏幸福感。

深夜，他用有色蘇打水稀釋酒，大肆幫助那些已經喝醉的顧客——以及他的錢包。由於孩子並不總是繼承父母的工作，所以我父親學會了補鞋匠的手藝

。訂婚持續了幾個月後，我的父親和母親結婚後，就去恩吉亞區噴泉附近的房子安了他們的愛巢。整整九個月後，我來到了這個世界，按照南方神聖的習俗，我用了我祖母的名字，康塞塔。儘管我年紀輕輕，皮膚又黑又皺，但我總是哭。由於沒有嬰兒床，爺爺整天把我抱在懷裡，晚上我就和爸爸、媽媽一起睡在大床上。從各方面來看，我都非常醜陋且令人難以忍受。幾個月後，看到該國工作機會稀缺，我父親決定去撒丁島工作。當他前往另一個島嶼時，他留下了母親和正在哭泣的嬰兒以及在她子宮裡踢腿的另一個生物。

當我二十個月大時，我的妹妹羅莎出生了。這個名字是他外祖母的。與康塞塔不同的是，羅莎——同樣是根據我母親的說法——很美麗，膚色是白色和粉紅色的，棕色的頭髮襯托出一張和諧的臉，點綴著兩隻美麗的藍眼睛：一朵花，就像她的名字一樣！以至於當我母親抱著羅莎去噴泉打水時，她的朋友問她怎麼可能生出兩個完全不同的女兒。 - 這個，魯西娜，是的，你很漂亮，但是另一個..... - 這個，羅西娜，很漂亮，但是另一個..... 朋友們一邊說著，一邊做了個鬼臉。同時，在這種情況下，我繼續焦躁不安，彷彿我預感到了我的磨難的預感，感謝上帝，我忍受了，即使不是辭職。

為了講述接下來的故事，首先，我必須向您介紹我的安東妮亞阿姨，簡而言之，zì 'Ntuia。她是我母親的姐姐，兩人相差十七歲。她是個矮胖的女人，骯髒的頭髮垂到眼睛裡。他那張被忽視的臉看起來比實際年齡還要蒼老，空洞的眼神裡只有那麼多屈辱。二十歲時，正值結婚年齡，她嫁給了她的表弟，表弟剛從森皮奧內隧道工作回來，已經喪偶，有一個三歲的兒子。這個人，我的米歇爾叔叔，米切裡叔叔，個子矮小，看起來就像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

三世國王的平民翻版，他住在他擁有的房子裡，位於鎮上在一條非常有特色的街道上，階梯幾乎有兩公尺寬。那是一座漂亮的房子。一樓有一個木匠鋪，裡面有一個大的中央櫃檯，裡面有一個虎鉗，兩個壁櫃，裡面放著銼刀、鑿子、小鑽、鑿子和螺旋鑽，還有一台車床，用來給他做的桌子的腳做圓角，還有一個砂輪，用來磨圓桌子的腳。用來磨刨子和刀片的，一個燒木頭的爐子，裡面有一個用來液化膠水的平底鍋，到處都是木板，牆上掛著幾把鋸子，一些幸運符，比如馬蹄鐵、山羊角和烏龜皮，總之，其中之一那些地方現在只屬於記憶的世界了。

一段木樓梯通往一樓，裡面有兩間寬敞的房間，鋪著瓷磚，這在當時是一件奢侈的事，還有叔叔做的餐具櫃、一張沙發、一張桌子和幾把用拉菲草（一種蔬菜繩）編織的椅子。八月中旬，當聖母升天的遊行隊伍向修道院上升時，從俯瞰街道的小陽台上，人們可以用手觸摸麥當娜的王冠。然而，從二樓你可以看到 **Rocca Salvatesta**，在前面，透過房屋之間的縫隙，你可以欣賞到山脈的壯麗景色，它慢慢地延伸到藍天之外，直到你到達大海，特別是在涼爽的春日，沒有霧氣的時候，你可以看到地平線邊緣的武爾卡諾島，然後是利帕里島、斯特龍博利島和所有其他島嶼：一幅自然奇觀，一張閃閃發光的五彩明信片。

另一條樓梯通往一樓，那裡有廚房和臥室，第一個非常寬敞，配有一個烤麵包的木烤箱和一個做飯的鑄鐵煤爐。這無疑是一棟漂亮的房子，除了廚房沒有帶排水管的水槽來進行最基本的家務活動帶來的不便之外。在那個時候，有些便利還是不可想像的。事實上，水是從公共噴泉的鋅料斗中取出的，然

後被帶到二樓，倒入一個大的陶土盆中用於洗碗。由於水槽裡沒有排水口，所以臉盆裡的水被帶回底層，丟進了馬桶。對一個女人來說，這是一件非常累人的工作。這種奴性和屈辱的狀況在晚餐時達到了頂峰，出於對丈夫的尊重，安東尼婭姨媽不得不從他以前吃過的盤子裡吃東西，也許還有教子。重複了同樣的事情，但我對此沒有清晰的記憶。

米歇爾叔叔是個皮膚黝黑、脾氣暴躁的人，他既勤奮又愚蠢，他有一把砂岩錘，而不是一顆心。我從來沒有在他的眼裡看到一絲對別人的溫柔和憐憫。她請姨媽在家照顧兒子，給他準備食物，充當他的僕人，總是說是，是，是。他連陽台都不能看，否則會出麻煩，而幾乎每天晚上下班後他都會和朋友一起去小酒館喝酒。

他踉踉蹌蹌地回到家，渾身大汗，口氣臭氣熏天，讓人根本無法靠近。相反，姨媽在油燈下等他到深夜，連飯都沒吃。當小國王回來時，他常常連爬樓梯的力氣都沒有了，他精疲力竭地倒在佈滿灰塵的工作台上，整晚都在這兒醒酒。安東尼婭阿姨不顧一切，給他蓋上一件大衣，親切地坐在他旁邊，照顧他直到早上。就這樣歲月流逝，換來了那麼多的付出，她連去探望親戚都不敢去躲避場面。他嫉妒心小，又霸道，專門去買補線、梳子、髮夾等東西，不讓她出門。當他們受邀參加婚禮時，米歇爾叔叔直到最後一刻才回家，安東尼婭阿姨也無法獨自前往，直到親戚們設法找到了她的丈夫。他們不時設法說服他，有時他準時到達，但隨後，在聚會進行到一半時，他就消失了，安東尼婭阿姨感到失望和遺憾，垂頭喪氣地回到家。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的

痛苦和悲傷不斷累積，因為孤立無援，無法向任何人發洩，劇烈的頭痛和牙痛連續幾週折磨著她。

有一天，一位善良而虔誠的鄰居打電話給米歇爾叔叔，責備他對妻子的所有虐待： - 你應該感到羞恥- 她對他喊道- 讓一個女人遭受這樣的痛苦..... .安東妮亞需要出去透透氣，你不必把她隔離在家裡，她應該出去，去參加彌撒，去拜訪親戚，就像所有基督徒所做的那樣。最重要的是，她需要出去散步，這是消除頭痛的唯一方法... - 鄰居停頓了一下，然後繼續說： - 距離這裡不到一個小時，沿著驛道走，我們有一些土地和一棟非常樸素的小房子，屋頂下有一個廚房，還有另一個稍微潮濕的房間，夏天可以用作臥室。這片土地盛產榛果、無花果、柑橘、枸杞、葡萄、蘋果、梨子、橄欖，總之，有上帝所賜的一切美好事物。

你知道，我哥哥死後，我要照顧姨媽，我不能再照顧農村了，所以我想到了賣掉它。為什麼不買呢？這樣你的妻子就有機會呼吸到好空氣了.....米歇爾叔叔一開始猶豫了，但後來他去看了，也被說服了買下來。不久之後，合約就簽訂了，財產就成了他的了。因此，與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相似的人，越來越精明而姦詐，向安東尼婭姨媽提議： - 你將學習採摘無花果並將其晾乾。當你必須洗衣服時，你會去河邊，透過在沙子上挖一個洞來淨化它來獲取飲用和烹飪所需的水。-我們可以退休去鄉村生活：我會當木匠居住在聖巴西利奧 (San Basilio)、瓦蘭卡扎 (Vallancazza)、巴迪亞韋基亞 (Badiavecchia) 和皮亞諾維尼亞(Piano Vigna) 附近小村莊的家庭。冬天河水漲起來會很不舒服，但我會克服這個障礙。另一方面，您將能夠享受鄉村時

光。安東妮亞阿姨垂下目光，再次按照命令行事： - **Cuomu tu voi, eu fazzu.**
- 如你所願，我會做的，可憐的女孩順從地回答道。

第二章 離開這個世界



1936 年春初，這個可憐的女孩和她的叔叔米切裡搬到了靠近河床的鄉村卡斯特蘭賈。在巴迪亞韋基亞（**Badiavecchia**）、聖巴西利奧（**San Basilio**）和瓦蘭卡扎（**Vallancazza**）的各個小村莊裡，消息傳開，他仍然可以工作，人們打電話給他找工作。在那些日子裡，有一種習俗，即使今天看起來很奇怪，當他們需要一張桌子、一扇窗戶、一扇門或一個衣櫃時，他們會叫來木匠並把他接待在家裡：他們為他臨時搭建了一個工作台，他們提供了必要的木材。米歇爾叔叔帶來了工具並留在現場直到工作完成。

他們叫他砍倒一棵樹，然後晾乾幾年。然後將樹幹安裝在牆上。木匠從上面舉著鋸子，助手在下面舉著：「**Serra serra mastro dascio che dumè fagimmo a cascia**」（鋸子或偉大的大師，讓我們明天製作箱子）。

樹幹安裝在牆上。他們用一把大鋸子獲得了木板，並用這些木板建造了窗戶、床和衣櫃。為了完成這項工作，他四點起床，帶著背包和針頭出發了。當他回到家時，顧客給他提供了新鮮牛奶、洋蔥和一片麵包。中午一盤義大利

麵和一塊起司。黃昏時，他停止了工作，他們給了他一些自製的麵包作為第一筆押金，然後週日在諾瓦拉支付賬單。

幾年過去了，兒子圖裡盧（Turillu）已經長大，並親身體會到，他無意在鄉村孤獨地度過餘生。他學習了父親的手藝，但想專攻並成為細木工。他設法說服他的父親把他送到一個有機會學習這門藝術的城市。他搬到了卡塔尼亞，經過兩年的學徒期，他變得非常出色，他覺得自己已經做好了這份工作的準備，而且現在他已經十九歲了，他認為是時候組建自己的家庭了。多年來，他認識了一個牧羊人的女兒，並決定結婚，但這違背了他叔叔米切裡的意願，米切里希望他的兒子娶一個與他種姓相同的女人。在當時，這是不可思議的，但事實是這樣的：一個工匠娶了一個牧羊人的女兒是一種極大的恥辱。父子之間突然爆發了一場巨大的衝突，迫使圖裡盧徹底與父親和繼母決裂。他與新家庭一起離開了這個國家，搬到了科莫，在那裡他透過工作發了財。

叔叔們沒有孩子，因此，隨著圖裡盧的離開，他們徹底孤獨了。受這種孤立影響最嚴重的是安東妮亞阿姨，她整天都在與周圍嗡嗡作響的鳥兒、蒼蠅和蚊子交談。在鄉下的山洞裡，他沒有機會和任何人說話。只有在聖誕節、復活節或八月中旬的聖母升天節等重要節日時，他才能進城探望我的母親。在一次拜訪中，在對自己的病情抱怨了很長時間之後，她向姐姐提議：- 親愛的特蕾莎，我注意到你有太多事情要處理兩個小女孩，請將康塞塔託付給我，這樣你就可以更自由地將自己奉獻給小孩子。我會帶她去鄉下，那裡空

氣更好，對她有好處——我母親一開始還不確定，但後來，一如既往，鑑於她容易受制約的性格，在她姐姐的極力堅持下，她同意了。

對我來說，磨難開始了。那可能是個炎熱的日子，1938年的夏天開始了，我兩歲了，我的姑姑來接我。我在布袋裡放了一件襯衫、兩條內褲，對我離開家的所有東西都一無所知。我當時太小了，無法意識到我的苦路將從那天開始。我們順著騾子的足跡，半個小時或更久後，到達了這個偏僻的地方，名字不太讓人放心，叫卡斯特蘭吉亞（卡桑德拉！），幾乎像是在預示著不幸，總之，這個名字已經是一個完整的計劃了，即使我當時還沒有意識到。丈夫一開始很熱情地接待了我，阿姨時不時地給我買一些糖果來討我的喜歡，當她陪我去諾瓦拉看望我的母親時，她總是堅持告訴我不要回家，但最好還是回家。和她一起長大，她是孤獨的，她將成為我的母親。我什麼也做不了，只能服從。

同時，我父親從撒丁島回來，只待了一周，足以讓我母親懷孕，然後又離開了。那是1939年，隔年安東妮埃塔出生。我還依稀記得安東妮亞阿姨帶我去諾瓦拉探望我的母親，我第一次見到了我的妹妹。我想待在家裡擁抱小安東妮埃塔，但我的阿姨越來越掌控我的生活，像個士兵一樣嚴格，告訴我：-特內姆在家，我會給你一個美麗的事業-（我們回家吧，我會為你做一個漂亮的娃娃）。

當我們到達小屋時，他把一個填充的「causitta」放在我懷裡，上面畫著紅色的、可怕的眼睛。嚇到我了。那段時間我總是哭，因為我想回到諾瓦拉見

我的祖父和母親，但沒有辦法說服安東妮亞叔叔：她的心已經石化，對我的每一個抱怨充耳不聞。在最初的三年裡，我們在卡斯特蘭賈的鄉間別墅裡度過了很多時間，那裡沒有一個人活著，只有很少的時候才能看到度假者散落在各處的房子裡。

週日我們去村子裡探望我的母親、我的小姊妹和我的外祖父。祖父是個留著小鬍子的好人。他隨身帶著鼻煙盒，偶爾聞聞。冬天，他會把我藏在斗篷下，帶我去廣場上醫院樓上的「Sciancaditta」小酒館買點糖果，品嚐葡萄酒。晚上我們回到卡斯特蘭賈。

有些晚上，叔叔到樂團排練，吹長號，然後到小酒館喝酒，然後興高采烈地回到鄉下。距離卡斯特蘭賈 500 公尺處，他開始喊著「Concettina, 'ntoia...」。同時，家裡阿姨已經準備好了瓦罐，用來燒鼎上的水。煮到一半時，他倒了一匙開水，也許是為了倒掉酒。我阿姨在鐵鍋裡準備了洋蔥和番茄來調味義大利麵。洋蔥沒煮熟，讓我吐了。「吃吧，不然我就拿走皮帶，把屍體還給你.....」。

那時，一位威尼斯血統的婦女是聖巴西利奧的助產士。冬天河水氾濫的時候，米歇爾叔叔把她扛在肩上（ciancalea）去諾瓦拉的藥局買東西。他在家裡停下來說：「安東尼婭，給她一條披肩，天氣很冷」。可憐的阿姨，我不知道她是否明白她是米歇爾的情人。

我現在五歲了，在鄉村與世隔絕，不與任何人說話，我變得像一頭野獸。我為每個人感到羞恥。當我們去諾瓦拉時，我躲了起來，因為我害怕別人。鄰居們意識到了這個轉變，於是建議叔叔們送我去幼稚園。幸運的是，叔叔們被說服了。於是，有一天早上，姑姑派叔叔米歇爾買了一塊餅乾，放在祖母送給我的白色草籃裡。除了餅乾之外，他還放了一個新鮮的蛋。他陪我去了位於村莊修道院附近的托兒所。當修女開門歡迎我時，我開始尖叫。出於恐懼，我把籃子扔在地板上，雞蛋碎了，留下了地板上的污垢。阿姨狠狠地打了我屁股，然後把我帶回了家。所以我上幼稚園的第一天也成了我的最後一天。

從我四歲起，我叔叔就會說：- **Concettina**，去諾瓦拉買一些鎮靜劑給我治療頭痛。我像雪貂一樣沿著騾道奔跑，穿過格雷科區，時而在噴泉處停下來解渴，最後到達“**du Surcittu**”藥房。他，藥劑師，很驚訝，並告訴他的朋友，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就像閃電一樣往返諾瓦拉。五歲時，我被遠方親戚帶到巴塞隆納。在那裡，我第一次非常驚訝地看到和聽到...收音機！我們還去商店買了一塊豌豆色的布。售貨員建議：- 帽子和白圍巾也買吧。最後，他們被說服了，店員免費贈送了兩塊閃亮的藍色和淺藍色緞子。第二天，我們把布料拿給我媽媽，她在幾天內製作了衣服。週日，我感覺自己就像是諾瓦拉侯爵和男爵的女兒。

1941 年冬天，戰爭正酣，我的父親結束了在撒丁島的工作，決定和他的一個朋友到北方城市去謀生，繼續他當鞋匠的老工作。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母親

想要和父親在一起的感覺，我對此感到不安，以至於有一天我爬到她的床底下，脫掉衣服，觀察那兩粒米，未來的乳頭結痂，因為我的阿姨從來沒有洗過我。他們粗暴地將它們從我身邊奪走。我記得看到血是因為我自己受傷了。我穿上日夜都需要的帆布襯衫，然後又穿上裙子，沒有人注意到。

離開前，母親試著有條不紊地離開祖父的家，因為只剩下這個可憐的傢伙一個人。他考慮安裝電燈，這在當時是領主的特權。以前，“u Isu”與油一起使用。米歇爾叔叔對此感到不安：幾天後，他又給電工打電話，讓他也給自己的房子安裝了燈，所以當我去村里時，我也很享受陡峭的木樓梯上的一點燈光。當我不得不去廁所（Latrea）時，廁所基本上是他實驗室後面一樓的一個簡單的洞，旁邊總是堆放著棺材，這是我叔叔建造的，以便在需要時隨時準備。

1942年3月1日早上，我穿著藍色緞子、淺藍色袖子，與叔叔和祖父托雷一起，陪著母親和她的小姐妹來到聖塞巴斯蒂亞諾廣場的郵局，就是，是的，到了郵局。公車，將帶他們到維利亞托雷火車站。她4歲的妹妹羅莎不想上去，她叔叔為了說服她，告訴她：- 如果你不上去，你就會生病 - （我會放你兩個屁）。

我作為老大，受到姨媽的影響，沒有離開，留在了諾瓦拉。我無法停止哭泣。我在祖父的懷抱中尋求安慰。他也獨自一人，那天我留在他身邊陪伴他。大約二十天後，母親收到第一封信，告訴她這趟旅行很成功。爸爸為她找了一間舒適的公寓，裡面有水和瓦斯爐，這對她來說是新的東西。繼續這個故

事，到達的第二天，她叫了一位理髮師到家裡為她剪了一個時髦的髮型。村子裡幾乎所有的婦女都留著長髮，挽著筒子。總之，媽媽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高興和滿足。故事的最後，他把我推薦給他的阿姨。他當然沒有想像到我在卡斯特蘭賈所遭受的痛苦。

離開的第二天，安東妮亞阿姨就帶我回鄉下，讓她先生給我買一年級的書，教我寫字，這樣我就可以在十月份上二年級，而不是一年級。可憐的我：我不能再玩了，但我必須花時間寫拍賣和數字。這位老師從她任教的聖巴西利奧回來的路上時不時地經過卡斯特蘭賈。她的名字叫瑪麗亞，是她姑姑認識的一位船長的女兒。他給她倒了一杯水。同時，我給她看了筆記本，她愛撫了我。她從包包裡拿出一支紅鉛筆，寫下「幹得好」。看到自己受到讚揚是多麼高興、多麼幸福，這對我來說是非同尋常的。我一天比一天憂鬱，央求他們帶我去見叔叔、爺爺奶奶，但姑姑說不用了。

他擔心我會告訴他們我的待遇和飲食情況。事實上，這些食物對於一個必須成長和發育的小女孩來說是不夠的：早上他們給了我一塊加起司的硬麵包，中午給了我一份番茄和兩顆橄欖的沙拉。晚上，當她丈夫在場時，安東妮亞阿姨用生洋蔥自製的醬汁煮了一些義大利麵。如果我不吃它，我就會面臨挨打的危險。為了增加多樣性，有時晚上他會煮義大利麵和豆子或一種柔軟的玉米粥。只有在聖誕節、新年、嘉年華和復活節時，他們才會殺雞或兔子。一月份，他們殺了一頭豬，從中得到了辣香腸和豬油，但必須一點一點地吃掉，否則不夠吃一整年。每到週日，叔叔就會時不時地買一些骯髒的牛肚，

即使是現在，一想到它就讓我感到噁心，或者買一些腸子卷在歐芹枝上，扇貝，然後油炸。它們都是便宜的食物，因為根據他們的說法，我們不應該像我們的祖父母那樣浪費，他們對我重複說：- 你看，他們總是有裝滿香腸和乾魚的鍋，他們吃喝。他們說，我們必須遠離那些人。我的叔叔們擔心其他親戚會說服我堅持去非洲大陸與我的父母團聚。他們竭盡全力讓我討厭他們，以至於有時，當我見到他們時，我會用手摀住眼睛，以免看到他們。

九月到了，我要參加二年級的入學考試。我的叔叔們把我帶到了村里，他們請看門人來照顧我，我二年級的老師和考試委員會的老師。他們都帶來了雞蛋作為禮物，以確保我的晉升。我從來沒有接觸過那些人，教室裡有幾張兩人座的木桌，上面有墨水池。和我一起參加補考的還有其他女孩。他們讓我在黑板上解決加法和減法問題。墨水瓶和黑板對我來說都是全新的。我害怕又尷尬，渾身發抖，不知道如何解算，因為安東妮亞阿姨只教我寫從一到十的數字。然後他們讓我在筆記本上寫一句話，一點想法，但我不知道從哪裡開始。等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結束後，清潔工就帶我回家了。阿姨問她考試怎麼樣，看門人回答說，考得不太好，但最後的決定是由老師決定的。

出乎意料的是，結果是陽性，我考了二班：我準備去學校了，但圍裙的問題出現了。米歇爾叔叔前一天去商店買了一些剩餘的黑色布料。安東妮亞阿姨一天之內就為我製作了製服。需要更多的錢來購買資料夾。我的叔叔們有錢，但他們沉迷於存錢，所以他，這個守財奴，盡了最大的努力，給我做了一個帶有窗夾的膠合板文件夾。他們甚至沒有買一支筆給我。我叔叔用一塊薄木頭做了一個，末端附有一個筆尖。他們無法更換這兩個筆記本和一支鉛筆

，不得不購買它們。1942年10月1日，姨媽陪我去學校。首先，她去 podestà 索取出生證明，學校要求我提供出生證明，因為我缺課了。老師很友善，熱情地歡迎我，但我很害怕她，也許是因為小時候在她父親的麵食工廠發生的一次事故，她的右臂被橡膠假肢代替了。我被分配到前排的座位。我的新同伴一年前還沒見過我，對我的出現很感興趣，他們互相嘀咕道：- 為什麼這會引起乾燥？ - （這個瘦小女孩是誰？）。我很害怕，很羞愧，張不開嘴，連老師親切地問我的問題我都沒有回答。

我是個野孩子，沒有勇氣要求出去尿尿，有一次我自己尿尿了。所以當我回到家時，我的阿姨打了我，因為她必須洗我的衣服，無論如何第二天都不能及時晾乾。日子一天天過去，同樣的事情每次都再次發生。老師中午發現了這件事，就送我去廁所，但有時她忘了，我就自己收回。同學們都不理睬我，躲著我，就像我得了瘟疫一樣，甚至沒有嘗試和我交朋友。

他們認識是因為在村裡認識的，而我要步行近一個小時才能到達鄉下的房子，因此沒有機會和他們成為朋友。叔叔們只在周日才來鎮上見朋友，並在一瓶酒前與他們度過幾個快樂的時光。但大部分時間阿姨都待在家裡為丈夫接工單。六歲時，我沿著長長的上坡驛道行走。半路上我停下來摘了一束葉子環繞的紫羅蘭，獻給老師。

我到達學校時已經筋疲力盡了。中午過後，伴隨著震耳欲聾的蟬鳴和烈日，我回到鄉下，卻不見一個活人。

我把自己關在那個小屋裡，獨自在不太平靜的氣氛中幻想自己，姨媽對我越來越嚴厲。叔叔一旦下班，幾乎總是去小酒館，深夜才回家，總是喝得酩酊大醉。有時，他比平常更醉，會迷路而不再回家。半夜，他的阿姨和幾個鄰居打著燈籠，沿著溪流去找他。當他們發現他倒在地上時，他們說服他回家。

同時，我在學校卻做不到任何好事。第一節結束時，老師分發了成績單，然後是法西斯徽章，不幸的是，所有科目都不足：我的成績單是班上最糟糕的。為了鼓勵姨媽，我告訴她其他的成績單也跟我的一樣，姨媽差點就上鉤了。於是日復一日，我自己獲得了勇氣，在課堂上我嘗試與一些同學交朋友。我想接近他們，但他們把我排除在談話之外，也許是因為在他們眼裡我是一個貧窮的鄉村女孩。

第三章 沙上遊戲



在卡斯特蘭賈孤獨度過的那些年裡，時間從未流逝，因為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整天聆聽鳥兒的鳴叫，以及夏天當熱風從海上悄悄襲來時震耳欲聾的蟬鳴。沿著蜿蜒的溪流，點燃山谷。鄉村的動物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把時間花在了幻想上。我從天空背景或樹枝間出現的人物開始建構了一個自己的世界：會說話的野生動物，我在護頭岩邊緣排列的騎士，然後與我的我用神奇的力量讓他們墮落，我看著他們被恐懼摧毀。然後我把巨石變成了一條巨龍，它突然從山上脫離出來，飛得很高，在整個鄉村傳播恐怖。我把雲變成了太空船，在天空中遨遊，想著要越過遙遠的大海，媽媽和姊姊們正在那裡等我。螃蟹從溪水裡出來，膨脹起來，變成巨大的動物，在溪流中前進時甚至連根拔起植物。

有時我會想起安東妮亞阿姨那張不愉快的臉。她不愛我，她不愛我，我恨她：我母親把我託付給她姐姐，但她也答應過我，有一天她會來接我：這就是

我經常爬樹的原因，目光望向地平線，希望看到她和父親騎著白馬來。在附近的聖巴西利奧和瓦蘭卡扎小村莊，這些人都已經離開了。剩下的只有婦女、兒童和一些老人。它們是寂靜的村莊，生命幾乎沒有觸及過。時間停止了，人們相信一切都會改變，有一天，一旦戰爭結束，文明就會凱旋進入那群散亂、死氣沉沉、搖搖欲墜的房子。我希望有朋友，知道我並不孤單和被遺棄，能夠受到保護，知道我可以在這個或那個人的家中避難。我甚至沒有權利說我沒有家人，我的父母遠在海的對岸，在那一望無際的藍色之外，我和他們之間就像一座高不可攀的山。相反，我被迫和虐待我的姨媽住在一起。當我想到這一點時，看到她出現，她那尖銳而殘酷的聲音讓我惱火。一種用來喊叫、尖叫、侮辱和謾罵的聲音。

連動物都害怕他的聲音。直到和丈夫在一起，她放下了羽冠，聲音完全變了，變成了羊咩咩的叫聲。我姑姑認為小女孩無法理解周遭發生的事。我不僅明白了一切，而且沒有保持沉默或消極。這是一場持續不斷的戰鬥。一場無止盡的、令人筋疲力盡的鬥爭。我時不時地思考未來：她老了，無助，我年輕，堅強，但儘管如此，我不會虧待她，但這不是我的本性。

有時我會靠近河邊，我會發現有人去洗衣服，洗衣服，就是洗床單和毯子，先把所有東西都泡在灰裡。或者剪毛期結束後，他們來洗羊毛，在陽光下曬白，然後用它來填充床的床墊。我去收集岸邊石頭之間殘留的薄片，用它們給我的布娃娃穿上衣服。正當我不知所措的時候，我開始搬起溪邊的石頭去尋找小龍蝦，我熟練地用手指將它們鉤在頭頂上，避免它們的爪子夾住我的手指。我把它們帶回家，晚上當姨媽生火時，我把它們烤了吃：對我來說，

這是一頓特別的晚餐。有時石頭一舉起來，不是螃蟹，而是受驚的小青蛙垂直跳躍向上，嚇得我跳起來。我以為他們是我的玩伴，有時我甚至後悔要離開，把他們獨自留在黑暗中一整夜。當我晚上必須回家時，我利用山谷中產生的迴響大聲呼喚米歇爾叔叔。有時在夏天，當斯卡迪諾一家住在山谷深處的一所房子裡時，我會去拜訪他們。我和米瑪一起玩，她是兄弟中最年輕的一個。

高飛曾經為娃娃製作椅子和桌子。在公司度過幾個小時真是太好了。早上他們去河對岸取牛奶時打電話給我。他們有桶子要裝滿，「Concettina」很高興看到他擠奶。乳牛的主人 **Micca a Cappellea** 憐憫我，給了我半杯。在我姑姑家裡，我們每年都會看到兩次牛奶：一次是她做餅乾時，一次是在復活節她用彩色環蛋準備鴿子時。當牛奶煮沸時，我撇去最後一點。鄉間別墅的房間裡有叔叔的床，如果它可以稱為床的話，木板放在兩個鐵架子上，上面放著稻草床墊，因為他們把馬鬃床墊留在了諾瓦拉。我不得不睡在草墊上，上面只有一條舊軍用毯子，油膩膩的，磨損了。我穿著一件帆布襯衫上床睡覺，即使白天我也穿著它，不穿內褲。我每天晚上所受的寒冷是無法形容的。下雨時，必須放置容器來收集從屋頂滲入的水。如果我晚上需要小便，我就必須離開家，在階梯附近小便。如果我沒有意識到我為什麼會做夢，而且我是在草床墊上做夢，早上我也會挨很多打。安東妮亞姑姑也穿著白天穿的襯衫入睡，而米歇爾叔叔則像他母親一樣蜷縮著身子。

就寢儀式按照通常的儀式進行：首先我上床睡覺，然後輪到姑媽，然後叔叔脫掉褲子和條紋帆布內衣。他穿著白天穿的寬鬆襯衫走到床邊，關掉了靠牆

桌上的油燈。頑皮的我假裝不看，還是偷看了一眼：當他彎腰撲滅火焰時，我看到他的身影投射在牆上，像中國的影子，叮咚晃來晃去。－哦，那多好啊！——他說，因為他喝下的酒讓他渾身發燙。他們的床邊有兩個帽子，即兩個大藤籃，裡面放著無花果乾。他們用又髒又油的抹布蓋上，抹布上是叔叔乾淨的內褲。在我床邊的一個盒子裡，他們放了麵包和一條圍巾，當我冬天上學時，他們把圍巾圍在我的頭上，還有我的內衣和我阿姨的。我只在星期日去諾瓦拉參加彌撒時使用它們。我的叔叔們說我們不應該在鄉下穿它們，因為我們會穿壞它們無用。

一月他們殺了豬。他們準備了一些香腸，並在豬油上加了鹽。將煮熟的腳保存在浸有豬油的陶罐中。它們通常在五月與新鮮蠶豆一起食用，因為傳統上五月之前不能食用它們。有一次，那是四月，我問我姑姑，因為我很餓，不知道麵包吃什麼。我姑姑開始尖叫說我瘋了。有一天，當我從學校回來時，我在驛道上遇見了奧菲莉亞和她的妹妹。他們失去了母親，和父親一起從法國回來。

他們的臉色比我蒼白很多，我可憐他們，對他們說：到我住的地方來吧，這時候我阿姨出去打水了，烤箱裡有一盆食物，拿去，自己吃吧，別吃。然後不要對任何人說什麼。-他們感謝我，並在飢餓的驅使下毫不猶豫地聽從了我的建議。五月，舅舅們煮完蠶豆，去拿豬蹄，卻只找到一鍋豬油，自然以為是我，連日來對我發脾氣，要我還錢。那一次我感到非常自豪，因為我第一次有一種戰勝他們貪婪的偉大鬥爭的愉悅感。由於缺乏衛生條件，跳蚤在整個房子裡肆虐。他們晚上會螫我的脖子，我姑姑每天晚上都會幫我塗橄欖油

，以防止跳蚤吸我的血。早上我的脖子看起來就像是被畫過一樣。和我姑姑一樣，我也有蝨子，因為不習慣洗頭。另一方面，我的阿姨常常給我捲髮，並用水和糖塗油以保持髮型。

另一方面，我的同學總是很乾淨。即使是他們中最窮的人也不像我那麼骯髒。老師還把我從每個人身邊推到最後一張桌子，這也加劇了邊緣化的工作。我的身體髒得難以形容。他們每年在河裡幫我洗澡一次，慶祝費拉戈斯托節，這是鎮上最重要的節日。大約七歲的時候，有一次，當我思念母親時，我掉進了火盆沸騰的灰燼裡。我的右手被燒傷了，阿姨沒有帶我去看醫生，而是每天給我吃草藥。我身上長了兩個類似兩隻鴿子蛋的氣泡，我痛苦地尖叫，但她卻一動也不動。我看起來就像是被老鼠咬了一樣。

幾個月後我奇蹟般地康復了，而且我仍然有這種跡象。上學期間，一個週日，當我在陽台上時，一個下樓的小女孩問我是否願意和她一起去聽文森齊娜小姐的教義問答課。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因為阿姨只在最重要的節日帶我去彌撒，我不明白去教會的意義是什麼。我們家對面住著一位牧師，布埃米神父，但我很少見到他，而且很不情願地看著他。我姑姑對我重複了一遍，令人作嘔：“如果你跟他說話，那個牧師就會割掉你的舌頭。”然而，我提出要求並意外地獲得了參加教義問答課程的許可。我立刻就在那個環境中感到輕鬆自在。這位年輕女士給了我一本小冊子和一份報紙。聽到耶穌的事，我感到無比的喜悅。有一天，他告訴我，他會為我的第一次聖餐做準備。我在家裡談論了這件事，他們告訴我我還太年輕。我撒謊地回答說，小組裡的所有女

孩都會這麼做。事實上，他們已經被確認了，但這位年輕女士和我仍然達成一致，並與聖尼古拉神父確定了日期：科珀斯克里斯蒂日。

白裙子的問題出現了，但有人告訴阿姨，修女們正在租它。期待已久的一天到來了：早上他陪我去教會禁食。她以為其他女孩都在那裡，因為她從來沒有主動聯繫過教理女士。意識到我孤身一人後，她侮辱了我：“騙子，粗魯。”那天早上我的老師也和其他人一起參加彌撒。在場的一些女性讓她平靜下來。神父來了，拉著我的手，帶我去聖器室告解。他對我說了一些我從未聽過的美麗的話。我感覺自己飛上了天堂，我對自己說：“牧師割掉舌頭並不是真的，相反，他們知道如何理解一個小女孩的痛苦。”如果可以的話，我會高興地擁抱他、親吻他。

他要我念五遍萬福瑪利亞作為懺悔，然後我回到座位上。阿姨立刻問我跟神父說了什麼才在那裡待了這麼久，我說：——小姐教我，告解是秘密的——。——是的，但你必須第一次告訴我——鷹身女妖堅持道。決不。在那裡舉行了彌撒和聖餐，在出去的路上他們強迫我親吻我叔叔的手並說：「請祝福我」。我從我的祖父開始，總是同樣的一句話，然後我繞過了所有的親戚。加埃塔娜阿姨給了我一本小冊子。我很餓，但沒有人給我食物。通常，儀式結束後，人們習慣去酒吧買格蘭尼塔餅乾，但他們被節省的狂熱所克服：中午我們吃了一盤意大利麵，下午我們去找攝影師，因為親戚建議發一張媽媽的照片。



我已經完成了第二節課，並以很低的成績通過了。那一年我們整個夏天都必須待在鄉下。我反對： - 至少在周日我必須去參加彌撒並拜訪我獨自一人的祖父 -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但患有氣喘。女兒忽略了他，部分是出於疏忽，部分是因為她受到丈夫的製約，丈夫總是對鄰居、親戚和公公發脾氣。

我把洗好的衣服拿去洗，然後偷偷地從米歇爾洛那裡拿給阿姨，不然就麻煩了。他甚至沒有感受到對父親的愛：有一天，他的一位同父異母的姊妹來到卡斯特蘭賈，告訴她們父親去世了。「如果你不離開，我就踢你的屁股，」他告訴她。

當村莊舉辦派對時，樂隊成員會得到“pezzo duro”，一種因其特殊稠度而得名的冰淇淋。米歇爾叔叔，一直不清楚是因為他不喜歡，還是因為他被迫採取一種不尋常的慷慨姿態，看到我經過，他叫我：「Concettina，過來拿冰淇淋」。所以我藉此機會在那些難得的機會裡享受一些美好的事物。

不久前，來自巴塞諾的科森蒂諾博士讓我想起了一個我已經忘記的細節。當樂隊在鎮上的街道上演奏時，孩子們試圖加入遊行隊伍。但為了證明他們的存在是合理的，有必要「了解」一名成員。為了證明這一點，他把手伸進夾克口袋裡。就這樣，我跟隨了我的叔叔米歇爾，而吉安尼·科森蒂諾，一位小學教師的兒子，沒有父親，他的手一直插在幫派頭目的口袋裡。

戰爭期間，一些炸彈開始落在諾瓦拉。每個人都逃跑了，一些熟人和我們一起到卡斯特蘭賈避難。對我來說，這是一場聚會，因為我可以陪伴。時不時就能聽到彈片的呼嘯聲。悲慘的消息也傳來，奧蘭多糕點店老闆的兒子被炸彈炸得四分五裂。多莫多索拉的母親第四次懷孕，只剩下羅莎和安東尼埃塔獨自一人。我父親被召回西西里島成為一名士兵。離開幾個月後，他得知他的母親生下了一個名叫艾瑪的小女孩，他有可能回家，因為他帶著四個孩子預計會獲得豁免。

不幸的是，當他到達多莫多索拉時，他發現了一個痛苦的驚喜：艾瑪在 12 天後就去世了。兩天後，他不得不返回前線。幾個月後，在 9 月 8 日之後的不確定和不穩定時期，他設法逃脫兵役並返回諾瓦拉，等待戰爭結束與母親團聚。他開了一家小鞋匠店。我每天都去看他。以我的年齡來說，我很害羞但很精明，我有一種直覺，爸爸會和一個已婚女人上床，但和一個軍人丈夫。有一天，我走進貝爾托拉米廣場上坡街道上的售票處。隔壁店的人正在跟爸爸聊天。我撲過去，用食指和中指指著挖出背叛母親的父親的眼睛。鄰居

好不容易拉住了我，爸爸卻笑著說：「管好你自己的事吧」。44年，一個黑髮男孩出生了，和他一樣捲髮……

在巴迪亞韋基亞，他的祖父患了胃癌。我得到了姨媽的允許去見他。我常常從卡斯特蘭賈下來，沿著河邊散步。我記得他躺在床上，很平靜。奶奶還在忙著店裡的事，抽不出時間。她把一根橄欖枝放在他手裡，想趕走蒼蠅，但他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已經沒有力氣了，我把蒼蠅從他身邊趕走了。1944年11月2日，66歲的他飛上了天堂。爸爸還在西西里島。他的叔叔們也參加了葬禮。

我時不時收到媽媽的一些來信。45年，父親回到多莫多索拉，46年，我的兄弟朱塞佩出生。

第四章 石油、蜘蛛網與邪惡之眼



戰爭在世界各地肆虐，通訊困難，我們再也沒有母親的消息。幸運的是，我的父親被貝爾薩列裡軍團召回西西里島，當他有幾天的自由時，他來看我。由於戰爭的原因，很多人都流落到了農村。流離失所者通常會停留十五天，但後來城鎮面臨轟炸的危險，他們寧願常年留在鄉村。

我時不時地向那些人尋求庇護。有一個家庭，有四個孩子，儘管缺乏食物，但精神卻始終很好。我看到叔叔們的貪婪，他們有那麼多無花果乾，卻不給任何人，我就抓了一把，偷偷地拿給他們。我把他們給我的一些豆子留了下來給他們做早餐。甚至是硬麵包：我阿姨上學前放在我口袋裡的一片，我和那些孩子們分享，作為交換，他們給了我一些可以寫字的紙，他們讓我在鞦韆上玩耍，其中一個人製作了玩具、椅子和她為我和她的妹妹準備了娃娃床，而她的姐姐則為我們製作了布娃娃。

有時我會走到河邊，周圍的婦女們都去那裡用灰燼洗衣服，我站在那兒，驚奇地看著用兩塊大石頭舉起的容器裡點燃的火來加熱水。我從來沒有見過

我姨媽做過這些手術。他幾乎從不洗澡，或是趁沒人的時候去河邊，以免暴露自己油膩又髒的衣服。

其他時候，我觀察到婦女們將家裡編織的亞麻布鋪在石頭上兩三天。他們把它弄濕，然後在烈日下曬乾，直到它變白。姨媽總是叫我回家，但我假裝沒聽見。戰爭期間，她的媳婦也帶著一個小女孩從都靈回來了。出於對繼子薩爾瓦託的尊重，她受到了女王般的待遇。在那段時間，他們留在村里，阿姨為此拿出了香皂、亞麻毛巾、烘乾機、桌布和餐巾，以留下好印象。相反，我被當作僕人對待，被派去跑腿、從噴泉取水，因為派客人來是一種恥辱。

聖誕節來了，按照北方的習俗，新娘在早上收到了小耶穌送給她女兒的一份美麗的禮物：一套漂亮的娃娃用的罐子和碟子。我為她感到高興，但同時我又感到憤怒，因為這些事情從來沒有發生在我身上。我越來越虛弱。有葡萄，但吃它們很糟糕：必須壓榨才能釀酒。只能吃從鄰居那裡偷來的。榛子被收集但為了出售。我像樹林裡的松鼠一樣偷偷吃了一些。我叔叔們只在聖誕節和復活節買牛奶來做餅乾，我在牛奶沸騰時用茶匙撇去牛奶。我阿姨很少幫我準備煎蛋。我經常希望她幫我煎一下：- 讓我們把它收起來，這樣當我們有一些雞蛋並且產蛋經過時（他是一個來自墨西拿的年輕人，他在鄉村各地收集雞蛋並冒充新鮮的雞蛋）我們可以賣掉它們並得到錢-。他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收集雞蛋，然後把它們賣掉。

買雞蛋的墨西拿人手中可能有一隻小雞。無花果必須啜飲，只有少數可以吃，其他的則留在陽光下曬乾以出售或保存過冬。十月份，晚上就結出了美麗

的栗子。如果有剩下的去皮的，我叔叔會把它們放在小房間的桌子上（不是放在盤子上，而是放在用燈油滴下的油潤滑的墊子上），早上，當他起床時四點上班，他會叫醒我，遞給我栗子，並對我說：「你吃早餐了」。我聽了，餓了就吃，但味道像油，難免胃痛。叔叔吹牛：- 我愛我的侄女，我甚至在深夜為她準備栗子 - 。事實上，我叔叔的眼裡充滿了仇恨。有時，當他生氣時，它們會變成黃色、火紅色：即使很小，那些眼睛也會侵入他的臉。它們又小又深，就像狹窄的洞一樣，仇恨從裡面湧出。同時，痢疾和蠕蟲取得了勝利。姨媽時不時給我一茶匙油。這樣可以讓蟲子遠離，她低聲說服自己.....然後她開始念“prichentu”：- **Mazzai un vermu gruossu quennu ia pagana, ùa u mazzu chi sugnu all Christian**。或者在星期一你聽到，或者在星期二你聽到，或者在星期三你聽到，或者在星期四你聽到，或者在 **Vinardi** 你聽到，或者在 **Sabutu** 你聽到，復活節的 **matteia du jurnu u viermu sturdudu a tierra casca**。 -

（當我還是一個異教徒時，我殺死了一條肥蟲，現在我作為基督徒殺死了他。在聖星期一，聖星期二，聖星期三，聖星期四，耶穌受難日，聖星期六，復活節早上昏迷的蠕蟲掉到了地上）。

我不知道我是怎麼活下來的。

這裡我們打開一個括號。

很多年過去了，我肚子痛。我用一個房間大小的機器去做 X 光檢查。他們給了我一些白布，看看是否有潰瘍。不幸的是，什麼也看不見。放射科醫生說是胃炎，並給了我一些安寧療護來緩解疼痛。我已經到了連一匙水都吞不下去的地步。我當時大約五十歲。保羅是皮亞琴察阿曼多的朋友，建議帶我去看專家。他還來找馬澤奧醫生。胃鏡儀器無法進入喉嚨以外。“我不知道如何拯救這個女人，”醫生說，“幽門已經關閉了。”所有做胃鏡檢查的人都自行離開了房間。我躺在擔架上，接受靜脈注射。醫生開了兩個月的強效藥給我。當我回來時，儀器仍然沒有通過。另一種更強的治療方法，持續三個月。

第一次就診五個月後，儀器開始突破幽門。“奇蹟！”馬澤奧博士說。拔掉管子後，他問了我很多問題，以了解這是先天性的還是造成的。我哭了起來：“也許是紫紫時不時給我餵蟲子的油吧。”醫生把手插進頭髮裡：「油？你還活著！」。在繼續治療的過程中，我偶爾會重複進行胃鏡檢查。

感謝馬澤奧醫生救了我的命，現在幾年後我只需要一些遏止藥物就可以享受食物了。

當有人從陽台上叫她時，姨媽一直頭暈目眩。然後他們建議她空腹服用一小杯二鐵啞。她說服她丈夫買了它，早上她也給了我一杯。

此外，那房子裡也盛行迷信。他的叔叔總是因為喝了酒而頭疼，但據他說，原因是有人邪眼。妻子必須阻止他：她拿了一盤水，倒入一些鹽和一滴油，然後開始用 prichentu 治療頭痛：- **Ogliu biridittu, ogliu santissimu**，到這

所房子來，趕走這個人 **morocchiu, ogliu biriditto**，出去，趕走這個乳腺.....
（祝福油，最神聖的油，進入這所房子，趕走這個邪惡的眼睛，祝福油，堅強起來，趕走這個魔鬼.....）。

根據他們的信仰，這個受祝福的油點隨著它的擴展可以抵禦邪惡之眼。不久之後，水灑在房間的四個角落，他的頭痛就消失了。

為了治癒傷口，蜘蛛網與油和一小塊肉混合製成肉湯。他們說，這種可怕的混合絕對可靠！早上他們給了我一杯氧化鎂水。過了一會兒，我渾身發抖，不得不出去到寒冷的地方來拯救自己。當我康復後，他們把我送到一個會魔術的女人那裡：她用一根繩子從頭到腳測量了我的身體，並用同樣的方法測量了我的水平手臂。如果缺少一塊，那一年就避免了死亡。

即使叔叔們以他們自己的方式相信上帝、聖徒、麥當娜。每年 9 月 8 日，他們步行前往廷達裡 (**Tindari**)，前往距離城鎮約 40 公里的黑聖母聖殿。從五歲起我就必須進行這種懺悔。

在前往廷達裡聖所朝聖的前一天，阿姨用破布製作了卡皮尼（拖鞋）。叔叔準時去打獵，帶了一兩隻野兔回家煮飯。為了給大家留下好印象，阿姨還準備了釀茄子。他照了照鏡子，用布擦了擦臉。當時流行一首《我的美人 **zaza** 在哪裡》，我就習慣性地叫它「**zizi**」。

我們大約在晚上十一點鐘出發前往廷達裡，黎明時分到達。由於我的脆弱，我疲憊不堪，多次要一些淡水，但他們並沒有像所有其他疲憊的人一樣從攤位上購買：他們在教堂附近唯一的噴泉處排隊，從那裡流出熱水它無助於平

息炎熱。按照傳統，他們買了鷹嘴豆、蠶豆和義大利卷豆，然後去參加彌撒，祈禱馬迪努扎，在出去的路上他們遇到了他們的村民和我的父親親戚。中午我們去周圍的橄欖樹下吃飯。可惜太累了，那天其實總有開胃的食物在朋友面前留下好印象。午餐包括一隻用烤箱烹製的野兔，叔叔總是在前幾天晚上去打獵，裡面塞滿了茄子、辣椒、葡萄和自製餅乾。朋友回家的交通工具是：汽車或馬車。我看著，已經決定步行回來。除非有叔叔我才能騎得起馬，否則很痛苦。

第五章 貓頭鷹



仍然是關於宗教的話題，因為我叔叔是兄弟會的成員，他們有義務在聖枝主日在聖喬治教堂懺悔和交流。儀式在早上五點舉行，神父首先在小教堂為所有男性懺悔，然後前往女性告解室。

輪到她姑姑時，她披著一條黑色的大圍巾，她把衣服拉近爐柵，盡可能地遮蓋自己：似乎她必須吸入洋甘菊。他承認了，然後：- 現在輪到你了 - 他告訴我的。儘管這一年我很想告白，但我卻做不到。嬖嬖罵我：“你不該取笑主啊，一年一次就夠了，不然你不配當主，連眼睛都會犯罪。”

九點左右舉行聖彌撒、聖餐並立即回家。像往常一樣，由於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她的叔叔開始說髒話，而她也出現了緊張性咳嗽。難以形容的場景發生了：如果那天因為某些原因有人需要吐口水，他們就不能吐口水，否則他們就會把主從嘴里扔出去。如果不幸發生了，他就會拿起壺蓋，吐口水，然後再次喝水和糖。聖週期間，人們甚至在晚上也留在鎮上，參加僧侶舉行的晚間佈道。週四，人們準備了“colombe”，一種各種形狀的餅乾麵團，裡面有煮熟的雞蛋和水煮的雞蛋，還有有毒的色素成分“anella”。在耶穌受難日的齋

戒早上，我們參觀了所有用麥芽裝飾的教堂，然後吞下了三片孫女葉子（氣味濃烈的藥草），保證了一整年的幸福。

你不必在白天工作以避免傷害被釘十字架的耶穌，如果你縫衣服，針會刺痛，如果你看到有傷害你身體的風險，等等。那天，無論我做什麼，我都沒有被擊中，否則耶穌會哭泣。週六十一點舉行和平與復活彌撒。所有的孩子都帶來了鴿子來接受牧師的祝福，然後吃掉它。我永遠無法消除這種滿足感，因為我必須用兩個雞蛋來保存我的鴿子，以參加復活節後週二組織的學校旅行。我只好向老師獻上一個雞蛋。復活節那天，他們買了一隻用皇家義大利麵做的小羊肉，最小的，以免花太多錢。叔叔太小氣了，他用鍋子裡生的煙灰擦鞋子。如果我姑姑知道他正在完成一項工作並且他們正在付錢，她會建議我：“問問你叔叔他是否帶了錢。”

她和我幾乎不得不像兩個小奴隸一樣崇拜他，直到他被感動，給了她十里拉，給了我五里拉。我不能花我的錢，因為它注定要存進存錢筒。有一次我告訴我阿姨我想玩彩券。她同意了，因為她希望獲勝。我的是一個謊言。事實上，與同學相比，我在穿搭方面也有缺陷：他們有裙子，但我阿姨不喜歡，我被迫穿長裙。他們都穿著白色、棕色或藍色的棉質及膝襪，我只好用她用橘色做的襪子，這種顏色比其他顏色便宜。我把它們穿在膝蓋上方，用鬆緊帶支撐，但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腳，它們一直延伸到腳踝。外面我穿了一雙有袖口的短襪。我已經被邊緣化得夠多了，我也必須在衣服上脫穎而出。我本來打算用這五里拉買一雙像樣的襪子，早上上課前穿。那天商店關門了。我不能帶著錢回家，因為我姑姑會發現它的。我想把它們藏在驛道旁的一塊

石頭底下。晚上下了雨，它們是紙做的，完全解體了，第二天早上我去拿它們時才意識到。

十五天過去了，阿姨問我是否中了樂透。即使那時我也不誠實地說是的。這筆錢一直沒有到。在耶穌受難日，在紀念悲傷聖母的遊行中，他遇見了老師，向她尋求解釋。我羞得要死。她自然不知道這一切，我就在阿姨嚴厲的眼神下挨了兩巴掌。我總是心甘情願地去上學，但成績很差。沒有人理解我，而且我總是透過推薦而晉升，所以我的母親很平靜，他們總是讓我學習。我對那隻貓沒什麼意見，直到有一天，醉醺醺的叔叔帶著一些牛肚從城裡回來，那隻動物就拿了一塊來餵自己。他拿了士兵留下的一把步槍，在空曠的鄉村殺死了他。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失望。

打穀的時候，我到鄰居家的院子裡撿拾剩下的小麥和大麥，裝進袋子裡，帶到廷達拉太太河邊的磨坊裡。然後我把麵粉帶到諾瓦拉給我母親的表弟，她是一個帶著兩個小孩的寡婦，早上去樹林裡撿木頭，點燃烤箱為那些給她帶來麵粉的人準備麵包，賺了一些錢給孩子一點麵包。

九月，當無花果成熟時，我爬上植物，摘下美味的果實，把它們放在用鉤子掛在樹枝上的藤籃裡。無花果被切下來並放在樹冠上在陽光下曬乾。幾天後，它們變乾了。它們被種植在大籃子裡，在冬天被吃掉。在那些美好的時光裡，來自鄉村的鄰居瑪麗亞夫人來準備無花果乾。我常去看她。她是許多孩子的母親。其中一位卡梅洛患有癲癇症。時不時就找不到他了。擔心的媽媽去找他，我陪她，幾乎玩得很開心。

我五年級的時候，老師要我們通知父母，她要帶我們去電影院看電影《小高山》。叔叔們：“你別去看那些垃圾。”對面神父的侄子聽見了：“你得派她去，我也沒見過他。”然後他們就感動了，我就可以走了。

媽媽寄了一個包裹，裡面裝著糖果。我帶了一些到學校。當時正值飢荒，連糖果都短缺。我上五年級時，我老師的姊姊教四年級。她要給一個比我窮、生病的小女孩要糖果，我把糖果全都留給她了。

1945年，我父親回到多莫多索拉。1946年4月，我再次見到他，和他在一起的是我正在懷孕的母親。

我和父母一起度過了大約十天快樂的時光。我常常去看我的祖父母和叔叔，所以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喝很多祖母賣的汽水。最後，我母親想帶我一起去義大利北部，但一向虛偽自私的姑姑說服了她把我留在她身邊。我當時五年級，由於我的脆弱，我總是在掙扎。考試期間，弟弟出生的消息傳來。完全高興，但同時又悲傷，我又高興又痛苦地哭了。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儘管我在考試時沒有開口，老師還是為我升了等級。那一年，村裡設立了高中部，我的同學幾乎都準備入學考試了。對我來說，沒有機會：我的叔叔們確信只有貓頭鷹才能上那種類型的學校。事實上，高中畢業後，他們必須去墨西拿攻讀碩士學位。我父母不得不考慮寄錢買書，他們不會花任何費用。我一直在哭，因為我想繼續學業。然後他們給我提供了參加兩年專業課程的機會，這是一所為期兩年的非常貧窮的中學。最窮的人都去那裡，無論如何我接受了。早上和下午我都來回走路去參加課程。學校裡魚龍混雜：最吵鬧

的男生向數學系主任舉手，還絆倒了義大利和法國老師。女孩們被教導做家務，男人們則被教導農業知識。事實上，我們什麼也沒學到。我的好處是害羞和對學習的渴望。

學年結束前，老師們為我們準備了慈善劇院。我不得不打扮成街頭頑童的樣子。那是他叔叔的帽子，短褲不見了。當我告訴姨媽時，她驚呼道：“你是個傻瓜，竟然還搞債券。”我並沒有灰心：我去找理髮師的妻子莉埃扎，請求借她兒子的褲子。因此，演出當晚，我裝扮成街頭頑童，在觀眾席上的叔叔們的熱烈掌聲和絕望中。

不幸的是，即使那兩年過去了，我畢業後仍然認為自己仍然像以前一樣無知，甚至比以前更無知。

第六章 請原諒我

(星星的光)



當我十二歲的時候，我的母親帶著我第一次見到的父親和弟弟來看我。看到他的小臉讓我很高興，我記得那天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之一。我的父母決定帶我一起回學校，但我的姑姑無數次勸阻他們：她會送我去當裁縫，希望能學好這門手藝。結果事情就這樣發生了，違背了我的意願。我的父母離開了，我像個白痴一樣留在西西里島。從此我就不得安寧，總是偷偷地哭泣。我的叔叔們說，我的父母肯定不會像他們那樣愛我，他們把我當作女兒一樣撫養長大（女兒肯定會經歷和我一樣的痛苦）。有一天，我姑姑去找鎮上最好的裁縫，我母親也在那裡學過這門手藝，問她是否願意僱用我。裁縫師回答說她已經有八個女兒了，不能再增加了。第二天，她的姨媽給她帶來了一些雞蛋來說服她，她說：-一個月後回來，也許其中一個學徒要去都靈，還有一個空位給你的侄女-。一個月後阿姨準時把我送到實驗室。身高不過一米半的小姐姐迎了上來：“好吧，我帶你去吧，我對不起你，我想你寧願來找我，也不願意呆在鄉下。”和你阿姨一起。”他的想法並不完全錯誤。第二天八點

我出現了。“開始打掃實驗室，”他告訴我，“然後你就可以洗地板了。”這個故事開始讓我感到噁心。我開始盡我所能地進行清潔工作。我身材矮小，十二歲，但看起來八歲。

我不知道怎麼洗地板：鄉村的地板是石頭做的，村子裡有磁磚，阿姨從來不洗，以免磨損。我盡力了，但裁縫師卻罵我是混蛋，因為我沒洗好。九點鐘，工人們到達並開始對新事業（小女孩）產生興趣。他們都用憐憫的眼神看著我。我聽了他們的演講，我感到很驚訝，因為我不知道生命的本質。他們時不時地給我一些裁縫的工作，這些工作是我不喜歡做的，總是為無法學習而苦惱。這一天也有正面的一面：中午，不用回鄉下，我在家裡安靜地吃飯，在桌上鋪上餐巾，把玻璃杯、水瓶和盤子擺好。簡而言之，為了吃一塊硬麵包和起司，我喜歡像所有普通人一樣擺桌子。午餐後，我去找一位比我大九歲的鄰居，她是一名裁縫師。她幫助我看清了自己的天真。她的母親、一個長著大象腿的妹妹和另一名病人與她住在一起。

有時他們會請我喝碗湯。裁縫師讓我幫她在童裝上繡十字繡。有一次，我陷入了悲傷的危機，工作半途而廢。還有一次，我出於怨恨，從火盆裡取出灰燼，沿著樓梯撒下來。他們說：「誰在那裡？我會生病嗎？」最後他們理解了我並原諒了我。

有時我會到安東尼亞諾孤兒院的修女那裡去和孤兒們一起玩。我有點羨慕他們，因為他們的日子過得井然有序。他們總是在餐桌上吃飯，然後玩耍，最後在規定的時間透過祈禱獻身於上帝。我想：-他們很幸運，他們不再有父母

，但他們和修女們生活得很好，而我有父母，卻被迫和這些熊叔叔住在一起。在他們不知情的情況下，為了避免接下來的無聊審訊，我時不時地去拜訪住在村裡的姑媽。我向她要錢，寫信給我的父母，懇求他們帶我一起去。

每年 11 月，他們都帶我去參加在 Piano Vigna 舉辦的 Sant'Ugo 博覽會。祖父母在這個地方搭建了一個棚子，在那裡準備烤肉和香腸，並與一杯好酒一起出售。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和我的父輩親戚在一起的機會，品嚐美味的肉，喝彩色蘇打水，看看賣火盆、燈籠、陶罐、誇脫和 bumbaelli 的攤位。

第二天，我們再次去巴迪亞韋基亞參加聖烏戈盛宴，一場彌撒，一場小型遊行，然後又去了我祖父母的商店，他們給我提供了香腸、麵包和蘇打水，這些都是從一個用球封閉的小瓶子裡倒出來的在內部。

有一次聖誕節前我們去了墨西拿三天。我們和一個親戚一起睡。我有點不喜歡她：她告訴她的叔叔她在市場上從農民那裡偷了雞蛋，這分散了她的注意力。我在教義問答中了解到你不應該偷竊。晚上，我們和女兒一起去了一位製作雕像的紳士那裡。為了慷慨，叔叔們給了我錢去買。在卡斯特蘭賈塗有油脂的桌子上，我能夠建造一個耶穌誕生的場景。我用蘆筍枝和一些棉片搭建了一間小屋。晚上，我享受了兩根用浸過油的核桃殼製成的蠟燭和小耶穌旁邊的一根繩子的氛圍。米歇爾叔叔也很欣賞這個主意，並想獎勵我：“Ntoia，剝掉兩個仙人掌”，我姑姑就去把它們拿到床底下放了。

當我獨自在諾瓦拉睡覺時，在聖誕節九日敬禮期間，我和鄰居安東尼埃塔一起去參加早上 5 點在安農齊亞塔教堂舉行的儀式。在教堂後面，聖器管理員

提供了收費的椅子。我們從家裡帶來了它們。回來的路上，我們拜訪了工程師的洗衣女卡羅萊納，她一早就在樓梯下工作了。那時她已經用大誇脫去聖弗朗西斯科噴泉打水，裝滿了木桶。他說：「Caùsi，在這裡等一下，我去看看先生們昨晚有沒有剩下餅乾，這樣你就可以吃早餐了」。他幾乎從來沒有空手而歸。我邀請安東妮埃塔上來，我們點燃了火盆。當卡羅萊納找不到其他東西吃時，我去廚房拿了一塊硬麵包和一杯「bumbaello」水。我們直到八點才停下來製作桌布，然後告別：我去了車間，安東妮埃塔去她家幫助她的母親，因為她是八個兄弟中唯一的女兒。

光是在諾瓦拉，我就感覺自己像個公民。當我去拜訪祖父圖裡時，我清潔了他的窗戶，他給了我「a srea」（小費）。我去買指甲油。當我感覺到我會見到我的叔叔時，我也買了溶劑來去除它。我用滑石粉當粉末。唉：有一天，我把它留在臉上，經歷了我的煩惱、耳光和侮辱。“你哪來的錢買這些垃圾？”我說：「你沒看到這是麵粉嗎？」。與此同時，鄰居們搬到了另一個社區。有一天，他們邀請我去看馬戲團。「我沒有錢……」我說。他們借給我了。下午，水手們到實驗室欣賞表演：空中飛人上的猴子、騎著小馬的孩子、大象、小丑，各種以前從未見過的東西。不幸的是我必須要 8 里拉。

幾天後，當我前往卡斯特蘭賈時，在聖薩爾瓦托，我遇到了一位同學的母親，她手裡裝滿了從農民那裡買來的蔬菜。他問我是否可以回城（因為當時的心態，他羞於帶著包包去廣場！）。我答應了，想著要用小費賺點錢。不幸的是，好不容易才到了她家，她獎勵了我四顆花生。我沒有灰心。我透過向一位來自凡蒂納的女士出售桌布賺了里拉。我用紙板製作了皮諾丘，腿和手

臂由繩子移動。有些孩子花了幾毛錢買了它們。另一個想法：為貧困兒童提供太陽眼鏡。我正在酒吧前面尋找透明的彩色糖果包裝紙。我用糖紙剪出了框架，並能夠收回其他美分。兩個月後，我設法歸還了 8 里拉。

儘管祖父年事已高，而且從五歲起就患有氣喘和疝氣，但由於女兒幾乎從不去看望他，他還是試圖在鄉下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夏天的兩個月裡，他的媳婦從墨西拿來，他過得很好：她給他洗衣服，把房子翻個底朝天，清理一年中累積的一切。

當我們見面時，他會對我說：“你的姑姑是一個恥辱，你不能讓一個可憐的老人受這樣的污穢。”晚上我去報到，阿姨卻批評她嫂嫂：-她是公民，她可以自己想什麼-。我回答說：“你說得對，我見過你做的清潔工作，你甚至用酸洗了小便池，它又變得閃亮了。”這時他打了我一巴掌，因為這些事情不該談論，我很噁心。

有一天，祖父給了我一些錢，我買了一本車間裡的女孩們正在談論的歌集。一段時間我設法隱藏它，但有一天晚上我沒有時間，叔叔發現了，開始咒罵：-即使是這個醜陋的垃圾，現在你也變成了一個惡霸-。聽到這句話，我先於他把它扔到了他臉上。他看不見我的反抗，拉下我的褲帶，開始猛烈地毆打我。我當時大約十三歲，這是他唯一一次對妻子說：-我聽說一位女士要去義大利北部，陪你的姪女到村子裡，把她送到她父母那裡去-。那一刻我感到很幸福，我甚至忘記了被打的痛苦，然後坐在草地上若有所思。我想，夜幕已經開始降臨，夜色滲入了樹枝，河面上吹來一陣微涼的風。

我靠在核桃樹上，看著雲朵睡著了。我做了很多夢，一群五彩繽紛的夢。一陣微風輕撫著我的臉。我睜開眼睛，奇怪的是，我喜歡那個我一直討厭的地方，我第一次驚訝地意識到它只被星星的光照亮。我讓自己陷入這種被遺棄的狀態，我又做了一個夢。幸福就像一種神祕的液體，一點一滴地進入我小小的生命裡。我不是一個可愛的孩子。我的雙腳因在溪流尖銳的鵝卵石上行走而變得皺巴巴的，但我的整個身體，甚至我的靈魂，現在已經習慣了厭惡一切看似甜蜜和溫柔的東西。但我承認，那天晚上短暫的睡眠非常美妙，我再也沒有睡過。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仍然記得它。突然一隻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安東妮亞阿姨來了，用她自己的方式，猛地叫醒了我：「我們回家吧。當我們到達時，你會親吻你叔叔的手，並告訴他——請原諒我——」。事實也是如此。

那天晚上，我全身顫抖地上床睡覺，整夜無法入睡，幾個小時都在瘋狂地期待著這一天的到來。如果我不知不覺地睡著了，我就會突然受到驚嚇，就像被召喚或意識震動一樣，這需要我在痛苦中保持清醒，讓我沒有喘息的機會。剩下的時間裡，我都睜著眼睛，審視著夜色在牆上畫出的怪物，我沒有力氣做任何事，我哭啊哭啊。但這不是悲傷的哭泣，而是某種我無法察覺的東西。第二天我沒有去實驗室，因為我的身體看起來像一張地圖，傷痕累累。一週後，當跡象開始消退時，我才回來。

第七章 艾米莉亞



週日下午，我和幾個朋友去了孤兒院，一位修女用一些相關的笑話很好地向我們解釋了福音。能夠愉快地度過這一個小時是多麼幸福的事情啊。有一天，他告訴我們墨西拿主教將在十月抵達參加堅信禮。

- 如果你想要這個聖禮，請舉手，這樣我就可以將它傳達給大祭司薩爾瓦多·阿巴德薩大主教。 - 不知道該怎麼辦，我膽怯地舉起了手。幾天後我告訴 zizi。她很尷尬：我們得找個教母。我向她求婚了，郵差的女兒，麗娜小姐，一位年輕的老師。我們怎樣才能問他呢？第二天我們就去她家，她同意了。1948年10月9日下午，我和朋友一起到聖母堂告解。第二天早上，我去了教母家，她給了我一個用小心編織的金絲手鐲。我開始慶幸。11點我們去教堂。主教抵達並開始舉行彌撒。中場休息時，我們在中殿排隊，他一一確認了我們的身分。彌撒結束後，叔叔們甚至沒有給教母喝咖啡。他們只是簡單地稱她為“comma”來問候她。

我記得小時候，當我們從卡斯特蘭賈回來時，在到達村莊之前，有一座供奉救世主的教堂。滋滋停了下來，大聲說：「媽媽們，媽媽們...」。我以為這

是一個祈禱。當我長大後，我明白他是在稱呼他已故的母親，因為墓地就位於教堂的上方。我從來沒有去過墓地，因為 zizi 甚至沒有參加聖人的盛宴。我知道那次人們在一個叫「福薩德洛」的地方從西格諾裡諾小姐那裡買了花，幾乎排隊去裝飾他們親人的墳墓。有一次我向 zizi 提議：「要不要我們也去給你媽媽上墳吧？」。

她回答說她會感到抱歉。 - 如果你連一朵花都不想給她，那麼呼喚「母親 - 母親」是沒有用的。 ——聽到這句話，他差點就動了。我們去富薩德洛買了一些菊花。萬聖節那天，我打電話給祖父圖裡，帶我們去「母親」墓，為我祖母羅莎。我祖父最近重建了這座墳墓，因為在戰爭期間，落在墓地的唯一一顆炸彈摧毀了它。

儘管我為又贏了一場仗而感到自豪，但我日夜思念著我的父母。當我在實驗室時，我試著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開始享受縫紉的樂趣：我準備了墊肩的棉絮，我用木炭熨斗吹氣。當熨斗熱了，大女孩們就熨燙這些碎片來製作衣服。為了保持它拉緊，在下擺處縫有兩條絲帶之間的重物。我去賣步槍材料的教父那裡買的。它們是顆粒，我必須用錘子將其壓平。有時我甚至會把手指壓扁.....與此同時，奧蘭多夫人為年齡較大的女孩們舉辦付費剪裁課程。我坐在很遠的地方，但我在聽，從課程中了解一些東西。有一次叔叔們說我們要去凡蒂納看望“commare”和“compare”，那些來諾瓦拉執行重要任務時和我們一起睡的人。有一次，乾媽問 zizi：“你多大了？”還有 zizi： - 我的眼睛變黑了，我不記得了 - （如果我沒有視力，我就不記得了）。

在爺爺圖裡的提示下我去買了一塊綠色的布料，為了測試我做裙子的能力。出發前往凡蒂納的日子到了（步行兩小時）。我們四點起床。我想穿裙子給 Zizi 一個驚喜。它太窄了，我幾乎無法走路。當他們看到我的創作時，他們開始說：- 我們養育了它，現在它開始長大，它的行為就像一隻貓頭鷹。這讓我們感到羞恥。我指出：“我不會把這個拿走，如果你想要就這樣，否則，你走吧！”但心裡卻想「這麼緊的裙子我怎麼走路...」。無論如何，我們到達了目的地。警官問我哪裡做的這麼漂亮的裙子。- Sa Figi illa -（她自己做的）zizi 回答。- 所以當我們需要縫製東西時，我們就會去找她 -。貓頭鷹的驕傲...

有時在城裡我會看到令我悲傷的事。艾米莉亞是個聾啞人，也許無家可歸。他幾乎每天都會經過我住的那條街。如果他遇到某人，他就會把手放在嘴邊。有時人們會給她一塊麵包，但也有人不得手段地給她起司皮，然後躲起來看反應：可憐的女孩坐在門階上，用頭撞牆。有一天，當我去商店買線時，我聽到盲人安東尼奧大聲說話。他從位於城鎮頂部的修道院宣布沙丁魚已經抵達。我帶著祖父留下的小費里拉，去魚市買了幾盎司。中午，我用木炭點燃爐子，煮沙丁魚，然後將它們放在一張糖紙上。當我看到艾米莉亞經過時，我把它們給了她。她驚訝地看著他們，微笑著向我表示感謝。我看到她像往常一樣坐在門口，沒有用頭撞牆，而是把瘦小的手指放在嘴邊。那天我沒有吃飯：我必須清理爐子上剩餘的餘燼，以免讓叔叔們知道我的舉措。

中午時分，安吉拉和她的兒子尼諾一起走過那條街道，尼諾是一個殘疾人，只能走路，但用手勢說話。他們提著桶子去孤兒院取湯。有一天，尼諾獨自

一人提著水桶，在我家附近，兩個男孩把他的衣服脫光後逃跑了。他無法拉起褲子。他沒有穿內褲。我膽怯地下去幫他穿衣服。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裸體男人。要是叔叔們知道了，那可就成了醜聞了。

在寫給父母的眾多信中，我表達了對一隻手錶的渴望。得知阿戈斯蒂娜夫人來自多莫多索拉後，我去探望她。他一看到我就擁抱了我，並給了我一個我父母寄來的包裹。我打開它，驚訝地發現一件棕色的羊羔皮大衣，捲髮有手指那麼大，一頂氈帽和一個裝有手錶的盒子。當那位女士把它戴在我的手腕上時，我高興得渾身發抖。他給了我一杯水來幫助我康復，然後我就跑回家了。第二天，當我的叔叔來到諾瓦拉時，他們說如果我穿那件毛皮，他們會認為我瘋了：鎮上沒有人擁有這樣的東西。無論如何，我自豪地穿著它。我會捲起袖子，讓每個人都注意到那塊小手錶。我常常給它繩子，所以沒多久它就斷了。去卡斯特蘭賈時，我遇到了一些老人，他們問我時間。為了避免給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我看著那塊已經壞掉的手錶，說我忘記給它上發條了。 - 非常感謝 -。他們向我打招呼，然後繼續他們的旅程。

和我的朋友們相比，我又小又瘦，他們都「發達」了。在一封信中，我母親問 zizi 我是否像我姐姐羅莎那樣「發達」。但對 Zizi 來說，談論這些事情是禁忌。他不知道我了解生活的一切。我一如既往地叛逆，告訴她“我不是‘小姐’，因為我營養不良”。她： - 你在說什麼？我們一直支持你。有一天晚上，我在卡斯特蘭賈睡覺時感到不舒服。我當時出了一身冷汗。我以為這就是結束了，我祈禱、哭泣，然後在黑暗中出去撒尿了幾滴。他們還說：「你再起來我就打你！」。也許廷達裡聖母保護了我。我回到草蓆上睡著了。第二天，

在諾瓦拉的實驗室裡，阿桑塔小姐發現我比平常更蒼白。當女服務生像每天早上一樣給她咖啡和牛奶和烤片時，她也給了我一些。

第八章 燕子的飛翔



在諾瓦拉待了很長時間，生活似乎發生了變化：也許是因為我去看祖父圖裡，整個下午都不間斷地與他愉快地聊天。他給我講了很多關於他的生活的故事，以及他曾經的生活是多麼的艱難。此外，住在諾瓦拉我有機會目睹了鎮上發生的重要事件。最重要的是，大型宗教活動、遊行、洗禮、堅信禮，但最重要的是婚禮，令我感動。那時婚禮都是在晚上舉行，我幾乎總是和朋友一起去聖尼古拉教堂四處看看。

有一天晚上，我看到一位穿著白裙子的新娘在她父親的陪同下出去。白皙如雪，看起來就像洋娃娃，美極了！卡梅琳娜嫁給了菲利波。我完全同情並做著白日夢：「誰知道呢，有一天這也可能發生在我身上...」。

那些日子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空氣中有一種新奇的東西，我有一種預感。我焦躁不安，等待著一件不尋常的事發生。事實上，這事件來得不久。中午

左右，郵差通常會過來。六月的某一天，我聽到他的聲音喊道：「坎波，有郵件」。我接過這封信，它來自...多莫多索拉！母親寫信給姊姊。

我猛地打開它，幾乎撕開來看，裡面是我一直在等待的消息：9月12日左右，我媽媽會來西西里島接我，帶我去北方！現在我已經是一位年輕的女士了，未來在等著我，我必須找到一份工作。知道我阿姨的反應後，出於謹慎，我把信藏在一個裝滿垃圾的罐子底部：如果 zizi 讀過它，可憐的我.....有時米凱裡洛叔叔沒有讀到。在小村莊工作，來到諾瓦拉的商店。有時他帶著 zizi 來，驚慌地說：「你媽媽好久沒寫信了，她一定是出了什麼事...」。另一方面，我擔心另一封信會帶來一些暗示。事實上，有一天，有人來了，但幸運的是，沒有提及西西里島之旅。夏天對我來說慢慢地溜走了，我迫不及待地等待著那瘋狂的等待結束。工作幫助我在母親到來之前不去思考並打發時間。在8月15日的聖母升天盛宴上，所有人都想展示自己的優雅，實驗室裡總是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平常更多：許多女士想炫耀她們的新衣服。8月13日是獻給能夠自己縫製衣服的工人的日子。

我讓 zizi 買布料是為了和我的朋友們看齊。她同意了，我選擇了帶有藍色結圖案的廉價米色面料。車間裡的小姐姐幫我剪好了，還請了一位老工人幫我縫製。聚會當天，我和其他人一樣穿上了新衣服。

還有一些來自凡蒂納的熟人。其中一位見過我著名的緊身裙。他拿來一塊布，對 zizi 說：「你姪女要幫我做一件衣服，她手藝真好！」。我給她量了尺

寸。我腦海中浮現出阿桑塔小姐為一位顧客製作的模型。我要求一些時間來切割它並嘗試。“還好，布料有點重，適合秋天，9月20號左右來。”

與此同時，來自實驗室的女孩卡梅麗娜邀請她所有的朋友參加她的婚禮，並在九月的一個晚上在矩陣教堂舉行了慶祝活動。徵得 zizi 的允許，我去參加了儀式。客人中還有一位來自多莫多索拉的女士宣布她即將離開：“Concettina，你在諾瓦拉的日子屈指可數了。你的母親很快就會來接你。”

吃完豐盛的茶點，我高高興興地回到家。日子一天天過去，9月8日廷達裡節到來了，那一年蜿蜒穿過河流的漫長路線不再像第一次那樣艱難和無限，感覺就像我在飛翔。當我們回到卡斯特蘭賈時，我告訴 zizi 我要待幾天，並編造藉口實驗室將關閉到12號。那天早上我的心在顫抖。我們摘了一些無花果送給鄰居，然後前往諾瓦拉。半路上，我遠遠地看見媽媽走在驛道上。我跑向她，用我小小的手臂裡的全部力量擁抱了她。紫紫開始大喊「你怎麼突然來了？你覺得你能把康塞蒂娜帶走嗎？」。「是的，」母親回答道，「我們三天後就要離開」。“不行，你得給芳蒂娜的女士準備衣服。”這又是一個阻止我的藉口。他不斷地喊叫著。我面無表情地用手指撫摸著天空。我唯一的遺憾是不能再去探望祖父圖裡了。

14日晚上，我們共進晚餐。紫紫只張口辱罵我母親：“你竟敢把她從我身邊奪走，你沒心沒肺，你讓我受了太多苦，我不再把你當妹妹了。”我第一次看到米凱裡洛流淚。在它粗糙堅硬的木頭外殼下，顯然還囚禁著一些人。而我卻冷得像大理石一樣，一動也不動。

我一夜沒合眼，千萬思緒在腦海中紛亂地追逐，迫不及待地盼著天亮我就可以離開。母親從綽號為「cauzi i lupi」（狼褲）的紳士那裡訂了計程車。黎明時分，我們起床，對紙板箱進行了最後的修飾，並向叔叔們告別。臨走時，姑姑垂著頭髮，淚流滿面地從房間裡出來，撲倒在我母親腳邊，哀求道：「現在我自殺了，你的良心會因此而死去。」生活！求你了，我跪下求你——她說——我只是一個可憐的女人，孤獨一人，被一個假丈夫像野獸一樣對待，沒有人愛我。我的妹妹，我請求你不要把她從我身邊帶走。我，憐憫我，你沒有權利丟下我一個人，她像一朵花一樣在我們中間長大，現在卻沒有感激之情！”

他頭髮蓬亂，臉上沾滿泥土，一拳打在地上，咒罵著整個宇宙。母親明白姊姊已經變得危險，正在失去理智，她不耐煩了。然而，她沒有動，她沒有讓自己被憐憫所感動，她對他的妄想充耳不聞，她望著遠方，等待著自己的戲劇結束。當姨媽意識到母親態度強硬時，她衝進自己的房間，拒絕與我們作最後的告別。我們突然離開，她又回到街上咒罵，當我們走開時，我們看到她縮小，直到她變成一個小黑球，與石頭融為一體。也許我對她太殘忍了，只有孩子才會這樣，但我記得當我在母親的手保護下走出她的家時，當我看到她即將消失在我的視線中時，我所有的怨恨突然變成了愛意我對她產生了一種同情心（後來我得知，有幾個月她在街上哭泣，好像我死了一樣）。

在貝爾托拉米廣場，計程車門打開了。我從窗戶向看到的每個人揮手致意，直到城鎮的盡頭。一路上我心潮澎湃地看著全景和慢慢遠離我視線的國家，我們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我看到了大海。現在我已經遠離諾瓦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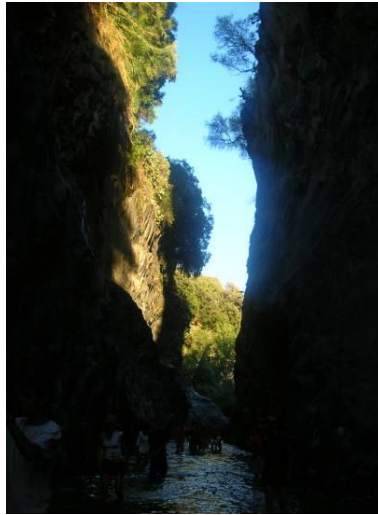
絕對的！反對的想法在我的腦海中鬥爭，我無法控制它們，然後當我媽媽愛撫我時我醒了，警告我我們已經到了。然後我就深深地愛著這個我因為過著悲傷的生活而厭惡已久的國家。在維利亞托雷車站，情況非常混亂，許多像我們一樣帶著紙板箱和其他袋子前往北方。

一陣微風從海上吹來，我感覺到嘴唇上有鹹味。一種美好的感覺，我第一次感受到。我們等了火車半小時。對我來說這是新空氣。人們唱著流行歌曲「教授，告訴我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每個人都從非洲大陸度假回來。當我們到達墨西拿時，我驚訝地看到馬車登上了渡輪。那是九月中旬，海峽上空蔚藍的天空中，成千上萬隻燕子在盤旋。在他們的飛行中，他們繡出了我的夢想：最終回到與家人一起生活。我試著在明亮的背景中看到上帝，儘管我沒有看到他，但我從內心深處感謝他。經過無數個小時，我們在羅馬下車，經過更多小時的等待，搭乘火車前往米蘭，在那裡換乘火車前往多莫多索拉。這是一個夢。在那趟火車上，母親向幾個她認識的人打招呼。每個人都在問她從哪裡來，和她一起的女孩是誰。他們不知道他還有一個女兒。

我觀察了風景：我驚訝地看到了馬焦雷湖和島嶼，然後是山脈。我問要多久才能到達，因為我知道這個小鎮是在一個群山環繞的山谷裡。我們在上午晚些時候抵達多莫多索拉。天空灰濛濛的，街道也彷彿被漆黑了，人們邁著堅定的步伐，看著地面，連衣服都是黑色的。爸爸和兩年前我在西西里島見過的弟弟正在車站等我們。親吻和擁抱。當我們回家時，我試著去發現那個很快就會成為我的城市的地方。我數了數房屋的窗戶，但數量太多，我忘了計算。窗戶太多了，房子也太多了。它們太高了，我的眼睛在天空中迷失了。

我感到頭暈。成千上萬的問題在我的腦海中浮現，不耐煩地來來去去。旅途中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然後在家裡，當我看到我的姊妹們時，我又吃了一驚，我只在照片上記得她們。另一個驚喜是廚房裡有水槽、水龍頭和瓦斯爐（在諾瓦拉，房子裡沒有水，我們用木頭做飯）。晚上，**Comare Grazia** 帶著她的女兒 **Caterina** 來看我們。就連鄰居也想見我。第二天晚上爸爸帶我去看電影。這是我一生中最美麗的夜晚之一，我將永遠記住，直到最後一天。我終於和父親在一起了，以前我像愛缺席的父親一樣愛他，現在我欽佩他，終於我第一次感到受到保護，就好像我是他的公主一樣。簡而言之，我感覺自己走在雲層之上，降落在宇宙的另一個點。

第九章 天堂之門



在離開西西里島之前，我的母親設法在皮貨店為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兩天後她陪我去上班。我們一早就離開了家：這個消息讓我非常興奮。

在入口處，蒂爾德小姐迎接了我，她給了我一個燦爛的微笑，並握住了我的手，一位令人愉快且友善的女士。蒂爾德用米蘭語對我說：「你好， **bela tusa**（女孩），來吧，讓我向你介紹一下和我一起工作的女孩：**Nella** 和 **Teresina**。她們有很多經驗，她們會教你如何工作。如果有的話她補充道，如果有任何問題，請不要羞於提出。」眨眼間我就發現自己找到新工作了。

我已經感覺自己長大了，為了紀念貝拉·圖薩生活中的這一變化，她的月經第一次來了。她對這個主題了解不多，但從諾瓦拉的老朋友那裡聽來的故事，她明白，這就是一個小女孩的轉變。她明白，她不需要這個訊號就可以成為女人：因為她所學到的、所知道的和所愛的一切，她已經是女人了。它不

再是毛毛蟲，而是蛻變成了蝴蝶。他從遠方而來，幾分鐘的時間就從一個世界穿越到了另一個世界。她發現自己孤身一人，並為此感到非常自豪。

同時，我開始熟悉新工作。當時，毛領被用來固定在外套上。用海綿弄濕獸皮，最後從四面八方拉動，將獸皮釘在木板上。我想起了在西西里島的實驗室裡，我把導線壓碎放在衣服底部的情景。這裡也有一些敲擊手指的聲音。如果有一點陽光，它們就會在街上的花園裡曬乾，所以我必須充當哨兵，運送珍貴的波斯羔羊皮、狐狸皮、水貂皮和鼠皮。當我照顧他們時，我喜歡觀察路過的汽車和行人。我甚至吸入了汽車廢氣，試圖沉浸在那種城市的氣味中，這對於在純淨空氣中長大的小女孩來說是那麼新鮮、令人陶醉。這座城市在我眼前掠過，我甚至忘記了時間。我父親向我解釋說，那裡的一天分為幾個小時，而當我住在卡斯特蘭賈時，我只知道太陽的升起和落下。有時我在處理皮子的時候，樓上的一位老太太會來陪我。他用嚴格的皮埃蒙特語說話，我一點也聽不懂：「多麼美麗的笑話啊，**da ndua ti vegnat**（你從哪裡來）？**Cuma ti se ciamat**（你叫什麼名字）？」。我改變。「**Ti mi capisat mia**（你不懂嗎）？」。當毛皮乾燥後，蒂爾德小姐為訂購的女裁縫剪出領口的形狀。

漸漸地，我學會了放置 **frisellina** 填充物、圍繞它的環，然後是襯裡。由於我的能力，我開始每週領取零用錢，很快我就符合退休金標準。我感覺自己老了。實驗室裡有一台收音機：我喜歡聽歌。那時冰箱並不常見，但這位年輕女士擁有一個冰箱，裡面裝滿了一位推著車穿過鎮上街道的紳士提供的冰塊。喝這麼新鮮的水對我來說是新鮮事。一個便宜的木火爐為房子取暖。他

沒有電話，但當他需要打電話給客戶時，他把我送到他的阿姨那裡，她是一家建築公司的老闆，有幾名工人。其中，很巧的是，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但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如果我有時間和意願，我稍後會告訴你。

在家裡我吃得很好，晚上我們出去參觀市中心的石頭屋頂和有漂亮窗戶的商店。週六中午我下班時，我會和媽媽一起去市場，市場佔據了中心的很大一部分。我們買了布料給我做一件外套。它是方格的。我在聖誕節的午夜彌撒上炫耀我的東西，以此拉開了它的序幕。簡而言之，幸福的生活。

狂歡節來了。我們和我們附近的一家人一起參加了加萊蒂劇院的除夕派對。在磷光燈的表演中看到化裝舞會真是一場夢。

接下來的星期六，當我起床時，出了點問題。我哭是因為我媽媽沒有給我聖培露氧化鎂。他的一個表弟從馬蒂尼來了。他和我們一起吃午餐。下午我感覺很奇怪，我的幸福似乎結束了。爸爸陪他表弟上了火車，然後我們吃了晚餐。

那天晚上我們沒有出去散步。爸爸對媽媽說：“我要去酒吧拜訪我的朋友們。”晚上 10 點左右，他回到家，氣喘吁籲，臉色蒼白，胸口一陣劇烈的疼痛讓他驚呆了。“特蕾莎，給我一些洋甘菊。”當爸爸在床上喘氣的時候，我就跟阿姨跑去 50 公尺外叫醫生。他立刻就來了，但同時，我父親已經過世了。後來我們得知主動脈破裂了。反正也沒什麼事可做，爸爸就穿過天堂之門，飛上了天堂。那是 1951 年 2 月 17 日，我整夜都盯著父親無助的屍體。我的頭開始旋轉，偏頭痛和頭暈混合在一起，幾乎讓我離開了那個房間，那裡的

所有物體都變得可恨，因為它們是不公正死亡的見證人。我一直在想我的父親，以及在多莫多索拉等待我的殘酷命運，我的眼淚再也流不出來，因為它們已經哭乾了。當我在墨西拿海峽上空耀眼的光芒中離開時，我所想像的那個上帝，他藏在哪裡？他為什麼拋棄我們？他為什麼要欺騙我這麼多？為什麼現在我找到了父親，他卻永遠離開了我？這場悲劇的意義何在？現在，多莫多索拉的上帝看起來不同了，遙遠的，難以捉摸的，他似乎是由黑暗組成的，難以捉摸的，難以捉摸的，痛苦的，我不再知道在我的餘生中是再次信任還是忽略上帝。我日復一日地保持沉默，在黑暗中睜大雙眼，幾乎希望隨著白天的到來，一切都會恢復到原來的樣子。在那些痛苦的日子裡，我的家人處於懸崖邊緣，我明白天堂不適合小女孩。

其中一個夜晚，凌晨時分，我崩潰了，經過一場痛苦的睡眠後，我陷入了甜蜜的夢中：我發現自己在湖上，然後我的父親出現在我面前，他的眼睛和臉沉浸在天國的光芒中。現在他的臉不再受苦，又恢復了美麗。他對我甜蜜地微笑，握住我的手，擁抱我，開始和我說話。「我的孩子——他說——我現在想告訴你的是我的愛，是我想要給你的所有美好。環境意味著我們彼此不認識。我很遺憾沒有看到你長大...」。

有時我會想到那個夢和我最後的旅程，我想到主什麼時候會召喚我，我喜歡想像當我跨過天堂之門時，我的父親會在等我，穿著就像那天晚上他帶我去天堂一樣。電影：我們和他有很多事情要告訴對方，我們必須永遠恢復在那個寒冷的二月夜晚中斷的談話。我認為，這將是開始我最後一次旅程的最佳方式。

母親帶著四個孩子陷入絕望，而且沒有養老金，因為父親是個簡單的鞋匠。世上所有的寒冷和痛苦都降臨在我們這個可憐的移民家庭身上。

遠離我們的土地，遠離生活，我們是沙漠風中拖曳的沙粒。

我的母親失去了自己，失去了整個靈魂。她已經變成一個空殼了。他的身體像一塊木頭一樣收縮，他的體重從未停止過，而他那失去的目光，蒼白而毫無表情的臉，整整幾分鐘都盯著遠處的某個地方，盯著他父親的墳墓。她變得像一個無法忘記的幽靈。我預感到她會跌倒，陷入絕望，無路可走。我試著搖晃她，我和她說話試圖讓她振作起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角色完全顛倒了：是女兒安慰母親，給她講故事，讓她為沒有丈夫的生活做好準備，並幫助她忘記。我，大女兒，還不到 15 歲。

晚餐後，我回到皮貨店工作，多賺幾分錢。我是那個努力保持希望之火的人。但最終我的母親，我不知道，她是如何，也許是絕望的力量，在一哭一哭之間，把整個世界扛在肩上，慢慢地又做回了一名裁縫，縫製了幾條裙子和晨衣。

第十章 美麗的圖薩



同年五月，弟弟得了麻疹，我還得了麻疹，雖然小時候沒有感染過麻疹。當我躺在床上時，我聽到媽媽開門。有人按了門鈴。然後我就聽到了 zizi 和 Michelillo 的聲音。我很擔心：以前他們從來沒有帶我去多莫多索拉探望我的父母，但現在他們出現了。他們待了大約一周，然後有點失望地離開了，因為他們希望我能和他們一起回到西西里島。十一月，一封黑邊的信寄到了。母親驚慌失措，打開時手都在顫抖。我看見她哭了：zizi 宣告了爺爺 Turi 的去世。11月8日，他們在博爾多納羅鄉村發現他死亡。他已經87歲了。第二年，又發生了一次更大的失望，調查結果偶然發現，死因是在挖掘過程中發現的，手帕卡在喉嚨裡窒息而死。犯罪嫌疑人是一名婦女與她的兄弟（農村鄰居）一起犯罪，目的是竊取11,000里拉的退休金。後來她因同謀罪被判入獄24年，而他則被判入獄12年。

我繼續悲傷。由於錢很少，我們五個人都過不下去。蒂爾德小姐建議我假解僱，這樣我就可以在就業辦公室登記。我常常去看看有沒有工作，但希望不大。53年4月，我得知他們在一家工廠僱用了一些女孩。他們不需要它，他們的父親已經有工作了。於是我去辦公室抗議：我需要比其他人多工作。五月份，我終於進入了一家工廠，那裡生產鬆緊帶、鞋帶、絲帶和電線管。每週6-13點和13-21點輪班，努力工作。間隙的時候我也去皮草商補工資，給媽媽一些救濟。

八月來了。假期裡，Comare Grazia 必須去西西里島探望年邁的母親。我也決定帶著我的女兒卡特琳娜離開。我們搭火車前往米蘭，然後前往羅馬，晚上抵達羅馬。我們不得不等幾個小時才等到去西西里島的火車。



在車站，我們找到了一些村民，其中有一位來自諾瓦拉的矮人演員薩爾瓦多·弗納裡，還有一位我不記得名字的士兵。當格拉齊亞夫人在長凳上休息時，卡特琳娜和我被邀請去散步。他們帶我們去 Piazza Esedra 吃 mottarello。感覺就像我又開始活過來了。

當已經很擁擠的火車到達時，格拉齊亞太太趕緊拎著兩個袋子上車。火車還沒完全停穩，她就摔倒在鐵軌上。當我們把卡特琳娜拉出來時，我和所有人

都向永恆之父呼喊，她渾身是傷，但奇蹟般地活了下來。她拒絕被送往醫院。一小時後，火車開走了。中午之前，我們到達了 **Terme Vigliatore** 車站，在那裡我們乘坐巴士前往 **Zizi** 和 **Micherillo** 的客人 **Novara Sicilia**。

他們以貴賓的身份歡迎我們。那天晚上我們三個人都躺在床上，卡特琳娜和我沒有合眼。格拉齊亞夫人滿心痛苦。當天晚上，發生了一個驚喜：一些年輕人用吉他和小提琴為我們唱小夜曲，但米凱裡洛叔叔很生氣，讓他們逃跑了。

卡特琳娜的母親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在床上度過。十天內他只出去探望年邁的母親兩次。下午我去實驗室探望同學和朋友。有一天，我還看到一位同學過來擁抱我。他手裡拿著一輛腳踏車，我請他帶我去兜風。那時，諾瓦拉從未見過女孩騎自行車。 **zizi** 一發現我就罵我：“你變成了貓頭鷹，我想不到會有這種事。”

回到多莫多索拉，格拉齊亞夫人正在努力康復。那次摔倒後，關節疼痛開始出現。當他和家人一起去參加某個聚會時，他變得勇敢起來，我也被邀請了。

我回到工廠和毛皮商人工作，但我需要新的經驗。有一天，在參觀聖傑爾瓦西奧和普羅塔西奧教區時，唐·朱塞佩·貝內蒂走近我，問我一些問題。我向他吐露了我所有的悲傷。他鼓勵我說：「週日下午來演講吧。在那裡你會找到天主教行動組織的主席，她會把你介紹給女孩們，並給你很多好的建議。」我立刻發現自己輕鬆了：帶著一點害羞，我開始交朋友。我害怕不知道如何說

話，但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克服了最初的困難。我很樂意閱讀該協會的報紙，對創始人阿米達·巴雷利表示欽佩：多虧了她，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當工廠輪班允許的時候，我七點去參加早彌撒，在那裡我遇到了唐·貝內蒂，我認為他是我的精神導師。週日，我提出在教堂前的新聞台待一個小時。後來他們邀請我加入 **ACLI** 理事會。有了所有這些承諾，我感到自己很重要且很有成就感。

工廠裡的同事認為我偏執，但我並沒有感到不舒服，事實上，我為他們祈禱，當他們在輪班前在更衣室裡說粗俗的話時，我就把他們叫回來。

第十一章 瓷臉



一個夏天的星期日，德國天主教行動會主席組織了一次登山之旅。只剩下一點點錢，我就可以支付這趟旅行的費用了。我們搭乘巴士到達 **Goglio**，然後搭乘纜車到達 **Alpe Devero**，然後步行前往 **Crampiolo**。我凝視著開滿鮮花的山脈的美麗：杜鵑花、毛茛花、野生蘭花。藍莓大餐。小木屋有石頭屋頂和木窗，窗台上掛著鮮紅色和粉紅色的天竺葵。我問傑瑪娜路的盡頭在哪裡。“當我們累了的時候，我們會停下來吃一頓外帶午餐。”下午 1 點左右，我們停下來喝從岩石流向山谷的清澈水。吃完飯、祈禱、唱歌後，我們就出發回程了。我高興得渾身發抖：我從來沒有度過過這麼美好的一天。回到家，我把一切都告訴了媽媽，我看到她微笑著。

我時不時收到一位來自諾瓦拉西西里島的朋友的來信：他要求在多莫多索拉為他找一份工作，以便我們見面。我很困惑，但很高興有人愛我。還有一個來自多莫多索拉的男孩，但我不喜歡他：早上他喝了一杯格拉巴酒，臉頰總是紅紅的。

早晨的冥想向我展示了通往修道院的道路，但同時我喜歡孩子和建立家庭的想法。我把自己託付給上帝的旨意。週日下午，我在演講廳與朋友們一起計劃每週的教義問答。有些主日我們會去鄰近城鎮的禮拜堂。巴士之旅讓我很煩惱，但勇氣克服了一些小痛苦。

1954年5月1日，ACLI和演講會組織了一次旅行：上午前往奧羅帕聖母朝聖，下午在比耶拉舉行牧師集會。我是第一批與我的一個朋友和她的男朋友皮耶里諾一起報名的人之一。兩輛滿載年輕人的巴士離開了。其中有一位害羞的金髮男孩，我在哪裡見過他。是他：我去打電話給毛皮商的顧客的建築公司的工人。皮耶里諾向我介紹了他：他是他的表弟。白天他的目光從未離開過我。回到家後，我把這件事告訴媽媽了。第二天晚上，我在一樓房間的小陽台下看到了他。「媽媽，媽媽，過來看看：這是在比耶拉遇到的那個男孩」。她似笑非笑：“看得出來，他是在追求你。”第二天晚上，我和一個鄰居出去，發現他就在我面前。她害羞地問她是否可以和我們一起去。我有點不確定地接受了。我們聊這聊那，打破了僵局。工廠下午的班一結束，他就送我回家。有一天晚上，我帶他上去把他介紹給他的母親，他的母親非常歡迎他。空閒時間他參加演講。然後男生和女生就分開了，直到見面結束才可以見面。我們也參加了ACLI會議。

儘管我的母親來自西西里島，那裡兩個相愛的男孩不能單獨外出，但她信任我們，我們開始了一段平靜的旅程。朱斯告訴我，他遇見了我的父親：為了賺點錢，因為有四個孩子，只有父親工作，小時候他為離他家幾步之遙的軍

營的金融家做一些雜事。有時他會把鞋子帶到我爸爸那裡去修理。我聽得很高興。

他還告訴我一些其他事情：1950年9月16日，當我經過羅馬到達多莫多索拉時，我們在網路上見面了。朱斯（我現在仍然這樣稱呼他）是騎自行車來慶祝聖年的。一次冒險的旅程：他和一位來自山谷的牧師一起離開多莫多索拉，牧師穿著山靴快速腳踏車。跟隨他幾乎是不可能的。當他看到一些菜園時才停下來買些沙拉。半路上只剩下朱斯一個人。一路上，他發現一個街頭小販，騎著一輛裝滿垃圾的舊自行車出售。他們互相陪伴直到羅馬。

八月來了。工廠因假期而關閉，我決定去拜訪我的妹妹羅莎，她正在梅爾戈佐湖畔的山上療養。我請管理這棟房子的修女們留下來住幾天。我剛剛向朱斯提到了這個想法。家裡還有其他正在度假的女孩。其中有一位修女的美容師姪女。15日早上，也就是聖母升天節，彌撒結束後，他把我們叫到他的房間練習。他在我們的臉上塗滿了各種乳霜、睫毛膏和口紅：我們看起來就像蠟像。午餐時，修女阿姨把她的姪女叫了回來：她這樣對待我們毫無意義。

下午，我從窗外望著湖水，看見朱斯出現了。我不想讓別人看到我那張瓷臉。在門口看到我，他差點沒認出我來。我道歉，解釋說這是一個實驗，其他女孩也被改變了。下午，我們在房子的花園裡散步。傍晚時分，他向我打招呼：“很快再見，在多莫多索拉，但你的臉像以前一樣乾淨、清新。”

第十二章 紫羅蘭



兩週的假期結束後，我回到工廠工作，從下午 1 點到晚上 9 點輪班。當我將線軸穿入機器的主軸時，我想到了 **Giuse**，但同時我並沒有有很大的願望去見他。晚上 9 點，警笛聲響起，我的心臟開始加速。蓋好文件夾後，在大門出口處，我在半明半暗的光線中看到了一輛自行車。真的是他：他向我走來，羞澀地看著我的臉，說：「我喜歡你就這麼簡單」。他讓我坐在腳踏車的管上，然後帶我回家。我們交換了簡單的晚安問候。這種事幾乎每天都會發生。週日下午，我們在附近的村莊騎了幾次自行車。有一天，他帶我去他家，向我介紹我的爸爸和媽媽、兩個姊妹和一個兄弟。漸漸地，她也把我介紹給她的叔叔和表兄弟姊妹，當作朋友。

當我媽媽在陽台上看到我們時，她讓我們到房子裡去。雖然她很溺愛那個男孩，但我卻很猶豫。12月8日，聖母無染原罪日，我的命名日，門鈴響了。是花店的，遞給我一束紅色康乃馨。「媽媽，朱斯向我致以最美好的祝願！」。當我打開紙條時，我多麼失望：不是他，而是我偶然認識的一個 14 歲的男孩。上面寫著「我愛你」並簽名。也許他認為我是他的年紀。

平安夜，朱斯帶著一個裝滿巧克力和賀卡的彩色大花瓶出現。我感謝了他，然後我們一起去參加午夜彌撒。回家後他告訴我：「明天我要和家人一起去和親戚一起吃午餐。節禮日再見」。26 號早上我對媽媽說「我不再跟那個男孩出去了，我要把花瓶還給他，我不要承諾」。她一臉嚴肅：“你瘋了，如果你沒有吃巧克力，你就可以做到這一點。”

接下來的幾天，朱斯像往常一樣來接我下班。在步行或騎自行車的路上，我幾乎沒有和他說話。1955 年元旦，我去參加彌撒。他也在場，最後他陪我回家了。在門口他對我說：「請問你到底想幹什麼，讓我受這樣的苦？」他的眼裡流下了淚水。那根稻草壓垮了駱駝的背，我給了他一個微笑。他吻了我一下，說：“今天下午我會接你去卡爾瓦里奧山參加晚禱。晚禱後，ACLI 俱樂部將放映一部電影。”我接受了，我們就道別了。我回家報告了，媽媽高興地說：再也找不到這樣的好孩子了。

下午 2 點，我們沿著驛道前往加略山，那裡有十字架路的小教堂。到達聖所後，我們唱了晚禱，祝福後我們去了俱樂部。我不記得電影的名字了，但它很無聊，所以我建議我們回城去卡泰納電影院，在那裡我們設法欣賞了一部更好的電影，叫做《紫羅蘭》。

四月份，我們搭火車沿著維傑佐山谷和琴托瓦利河旅行，和他的父母一起去洛迦諾參加花車節。我們見到了朱斯的教父，他介紹我為「女朋友」。他把手插進口袋，從錢包裡掏出 10 瑞士法郎，遞給朱斯並說：「幹得好，你什麼時候結婚？」。我們面面相覷，我們從來沒有談論過這件事。

接下來的幾天我們開始萌生結婚的念頭。我們甚至在家裡討論過這件事。媽媽很高興，但同時，經濟上的可能性很小。我們一點一點買了幾張床單和一些內衣。我們沒有特別的需求。我們去找一間小而樸素的公寓。我們在古老的莫塔區找到了它，因此將婚禮日期定為：9月19日星期一。我和母親一起去 **Panzarasa** 布料店買了婚紗的蕾絲，然後把它交給皮貨商蒂爾德夫人，她一直答應我會滿懷深情地製作它。

在市政廳，我母親不得不簽署結婚禁令，因為我還未成年。朱斯的父母也很高興。在教區，佩蘭達主教對我們說了美麗的鼓勵的話：「永遠保持謙虛，帶著很大的信心去面對生活為我們保留的歡樂和悲傷。我會讓你找到沿著中殿的紅色跑步者」。

我們必須像往常一樣準備好要送禮的親友名單。客人很少。朱斯的母親說「每個家庭兩個」。慢慢地我們就達到 **35** 人了。證人已經選定：朱斯的叔叔卡梅洛，以及我的會議策劃者皮耶里諾。婚禮前一周，由唐·朱塞佩·布里亞卡 (**Don Giuseppe Briacca**) 領導的男士演講會為我們準備了一場派對。富賀大師在黑板上畫了一幅問候圖，並畫了一張寫有朋友名單的捲軸。還有一張桌子，上面擺滿了糕點和飲料。演講廳裡從來沒有舉辦過這樣的聚會。聖傑瓦西奧和普羅塔西奧學院教堂正在翻修，人行道上佈滿了瓦礫和石頭，但一些自願的婦女盡最大努力清理它，以紀念朱塞佩和康塞塔。

9月16日，**Zizi** 和 **Micherillo** 來到了，他們很感動，因為 **Concettina** 要結婚了，他必須代替她不在的父親陪她走向聖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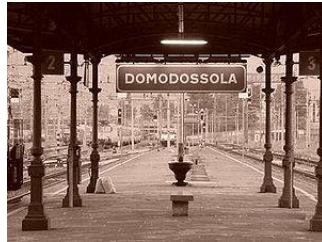
同時，一些小禮物也送來了：受惠親友送來的咖啡壺、咖啡研磨機、羅索里奧玻璃杯、碟子和餐具套裝，皮里諾和叔叔們送來的一套廚房用具。婦女天主教行動組織給了我們一幅床頭畫，畫中有神聖家族，助理唐·貝內蒂（Don Benetti）有一個漂亮的綠色花瓶，上面有銀色的裝飾。

前一天晚上很漫長。我想起了我的母親，她帶著三個年幼的孩子，幾乎沒有任何資源。「你的信仰太少了，演講學校沒有教過你生命中總有上帝嗎？」我對自己說。19號星期一，我七點起床。蒂爾德夫人穿著蕾絲洋裝來了。他幫我穿好衣服，整理好我在米蘭買的面紗。早上九點，計程車來了，帶我去教堂。我一頭霧水，發現人山人海都在看著我。朱斯已經在他的妹妹羅莎的陪同下，拿著一束橙花在祭壇前等著我，因為母親奧林匹亞會對第一個孩子的結婚感到太興奮。我和他一起在米凱裡洛叔叔的陪同下騎上了紅色的賽跑。

彌撒開始了。佩蘭達主教也很激動。我記得令人鼓舞的講道、戒指的祝福、終身忠誠的承諾，以及儀式結束時的簽名。在出去的路上，皮耶里諾的母親，當時也成了我的姑姑，將天主教行動婦女協會的徽章放在我的胸前。



第十三章 新生活



教堂的慶祝活動結束後，卡斯特拉佐街 (via Castellazo) 的 Grandazzi 酒吧供應茶點。在與客人一次又一次的親吻之間，我們喝了一杯開胃酒，配上一些披薩和糕點。向公公婆婆奧林匹亞和阿曼多致以特別的問候和親吻，他們和媽媽一起去拿行李箱，然後趕到車站搭乘 12.15 的火車去度蜜月。

媽媽哭得眼睛都腫了。我們進入了車廂。站長吹響了哨子宣佈出發，我和朱斯探身向窗外告別。我們人生的冒險開始了。

抵達佛羅倫斯後，我們前往皮貨商蒂爾德夫人指點的飯店。到了豪華的入口，就有音樂迎接我們，然後管家帶我們去了三樓的房間。對我們來說一切都是新的，甚至睡在雙人床上也是如此。

第一天我們參觀了這座城市，第二天我們去了米開朗基羅廣場，在那裡你可以欣賞整個佛羅倫薩。我們拍了一些照片：朱斯的相機可以用一卷膠卷拍八張黑白照片。

第三天出發前往羅馬。酒店比較簡陋，因為犧牲節省下來的錢必須足夠。我們停下來幾天，參觀了朱斯在聖年見過的四座大教堂和特萊維噴泉。我們還

回到了 **Esedra** 噴泉，這是 **53** 年著名的夜晚，當時格拉齊亞夫人跌倒在火車下的那個噴泉。

是時候啟程前往西西里島了。經過長途跋涉，火車抵達卡拉布里亞，終於可以從聖喬凡尼別墅看到西西里島了。朱斯享受著那些時刻：火車被裝上渡輪，聖母像高高地矗立在墨西拿港的入口處。

叔叔卡梅洛叔叔帶著妻子蓋塔娜和女兒羅塞塔和安東尼埃塔在車站等我們。

他們像兩位王子一樣歡迎我們。我們在墨西拿待了兩天：我小時候見過的大教堂鐘、蒙塔爾托聖母像和其他非常美麗的廣場。

那棟房子只有一個缺陷：晚餐時，叔叔和表兄弟們盛裝打扮，沒有坐在桌邊，而是說：「我們去海邊散步吧」。朱斯和我肚子餓了，無奈地出去了。晚上 **11** 點左右我們回到家，阿姨開始做菜了。有一天晚上，他把帶殼的蝸牛放進醬汁裡，但重要的是感情，而不是習慣。

第三天，他們含著淚陪我們上了火車。米凱裡洛叔叔正在維利亞托雷溫泉站和計程車司機一起前往諾瓦拉。**Zizi**、**Maricchia** 阿姨和 **Peppina** 阿姨正在村子裡等我們。看起來真的像是多莫多索拉的王子們即將到來。

第二天，我們去巴迪亞韋基亞探望我的祖母康塞塔和我父親的叔叔、姊妹和兄弟。在我祖母煙草店所在的小廣場上，許多從小就認識我的村里居民聚集在一起，向其他人喊道：“康塞蒂娜和她的丈夫來了！”

親吻、擁抱、紅臉。對我來說這就像一個夢。距離我離開這個國家已經整整五年了。

兩天後，我們在計程車司機“Cauzi i Lupu”的陪同下前往陶爾米納。中午他帶我們去了餐廳，在那裡我們戴著白手套。我和朱斯互相看著對方說：「我們有足夠的錢嗎？」。參觀完陶爾米納，然後在傾盆大雨中參觀卡斯泰爾莫拉，傍晚時分，我們回到諾瓦拉，疲憊但滿意。

第二天已經是返回多莫多索拉的時候了。新生活的承諾等著我們。



第十四章 我們的第一個巢穴

儘管我已經在 50 年和 53 年踏上了前往多莫多索拉的旅程，但這就像我第一次離開：我作為情侶正在走向新的生活。

當我們登上火車登上渡輪後，我們就走到露台上觀看港口的聖母像和西西里島慢慢遠去的景色。

我們含著淚回到馬車上，坐在木凳上。那時沒有鋪位。

夜幕降臨，我們開始晃著脖子打瞌睡。我們不時站起來看看窗外。在重要車站，站長大聲宣布城市名稱。在那不勒斯，人行道上有賣披薩的「guaglioni」。他們狡猾地先從旅客那裡拿到了錢，然後火車開走了，他們只剩下錢和披薩。

漸漸地，我們離米蘭越來越近了。在前往多莫多索拉的火車上，我再次感受到了五年前第一次經歷的情感：馬焦雷湖、奧索拉山脈、石頭屋頂。這次是和我丈夫朱斯一起。中午時分，我們到達了目的地。

朱斯·阿曼多的父母正在等我們。這是一場慶祝活動：如果他們能讓鐘聲響起就好了。

與奧林匹亞媽媽一起快速享用午餐，然後在我們位於莫塔區的新托兒所休息。第二天，我恢復了工廠的工作，朱斯則回到了建築工地。

我想到了我的母親，因為我缺乏支持，但我的精神導師唐·貝內蒂鼓勵我祈禱，並向我保證很多人都愛她。有時我和朱斯去她家吃午飯，她很享受。同時，我的一個姊妹找到了一份工作，為家庭提供了新的支持。

不久之後，我們向媽媽、媽媽奧林匹亞和爸爸阿曼多宣布，他們將在七月成為祖父母。

我開始感到懷孕不適，但工作在召喚。那時工人並沒有像現在這樣受到保護。朱斯設法找到了一份比戶外建築工地更好的工作：一家小工廠，生產木製品，如桶塞、解開羊毛束的工具以及「paungi」（木製陀螺）。第五個月，我們開始去商店尋找適合未來新生兒的嬰兒車。寬度總是大於入口門，我們必須決定搬家。

那時候沒有機構，你到處問。普羅維登斯讓我們在斯卡帕奇諾大街一棟房子的二樓找到了一間公寓，就在毛皮商店附近。

我們很快就組織了這次搬遷。我們不再在市中心，但也不遠，離我工作的地方更近。

月租是 8,000 里拉，對於我們微薄的工資來說，這個數字很大，但公寓很溫馨、明亮。在庭院裡，我們還可以擁有幾平方公尺的土地，在那裡我可以種植芳香草本植物和花卉，這是我的愛好。

收到鑰匙後，我們就打掃了房間，並在廚房裡用漂亮的窗簾、帷幔和蕾絲窗簾裝飾了窗戶。搬家完成後，生活照常進行。我的肚子變得越來越明顯。有一天，一位同事問我什麼時候回家休產假，並建議我去看婦科醫生。於是我

就私下約了。醫生差點罵我等太久了：“六個月後就不能工作了，你已經第七個月了，你冒險了。”第二天我把文件送到辦公室，連工作人員都說我太天真了。

同時，我用母親提供給我的舊床單編織毛衣、襯衫、鞋子和尿布，準備了睡衣。

我們還去買了嬰兒車，是我用我親手繡的中性色床單準備的，不知道是男孩還是女孩。最後，7月2日晚上，我的羊水破了，我們收拾好行李，步行前往醫院。幫我做檢查的婦科醫生告訴朱斯他可以回家了。分娩才剛開始，歷時約20小時。第二天他就回到了婦產科醫院，而我還在產房等著。

有一天，一個男孩出生了，護士去告訴孩子的父親，他的父親幾乎激動得要吐了。一個小時後，她能夠擁抱我們的第一個孩子，他的名字叫阿曼多，就像他的祖父一樣。幾個小時後，祖父母、叔叔和堂兄弟姐妹也得到了通知。看起來他是全世界第一個嬰兒。



第十五章 - 我們感謝上帝...

產房的護士在這個有血有肉的生物出生後幾個小時就將其帶到了我的床上。他們把它放在我的胸前。除了小時候 zizi 為我做的布娃娃。

當時住院一周。回家之前我們去醫院教堂進行“淨化”，得到神父的祝福。

病房裡一切準備就緒，就可以回家了，但我的頭卻開始天旋地轉。助產士測試了我的發燒：39。我和我的娃娃還得再待兩天。終於在 12 號星期四，我們幾乎痊癒了，回到了家。15 日星期日，阿曼多坐在新輪椅上，與他的父親朱塞佩、他的教母朋友馬裡烏西亞和他的教父巴西里奧（演講室的朋友）一起前往洗禮池。我沒有高興地參加這個活動，因為長輩出於迷信建議我們待在家裡。我滿足地準備了一點點心。

三人組的生活有所不同，但我做得很好。我的奶水很多，寶寶正在成長，我每週都會帶他去托兒中心檢查。

不幸的是，兩個月後我又回到工廠工作了。那時還沒有托兒所。祖母們同意每人照顧他一週。

當我六點輪班時，朱斯會在上班前幫他包紮繃帶，然後帶他去目的地。在無意識中，這個孩子正在受苦，我也跟著他一起哭。

不幸的是我不能離開工作。帶著信念，我們一點一點地繼續了三人的旅程：第一餐、踏出的第一步都是美妙的事。上幼稚園的第一天，朱斯終於找到了

薪水更高的工作。他在小學當了幾年看門人，然後被叫到市政府擔任調解員。

這為我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辭去工廠的工作，全心照顧孩子，同時等待為他生一個弟弟。1962年8月17日，我們為第二個孩子的出生感到高興。盧西亞諾有著淺膚色的金髮，與阿曼多相反。一個童話故事。26日星期日，他與父親朱斯、教母表弟馬裡烏西亞以及教父安東尼奧（朱斯的兄弟）一起受洗。這次我也不得不待在家裡。產假結束後，我辭去了工作，全心投入兩個漂亮的孩子。

1962年10月1日，阿曼多開始上一年級，他穿著藍色圍裙，肩上背著書包。我們用幾滴眼淚把它託付給萊奧帕爾迪老師。

同一時期，多莫多索拉市長召見了朱斯，並為他提供了在市政府大樓二樓的住宿，該大樓在市政使者退休後一直空置。幾天後，我們組織了這次搬遷。我們在中心擁有所有便利設施。晚上，一旦大門關閉，我們就是這座城市的統治者。我們可以在市長辦公室的陽台上舒適地觀看示威活動。從窗戶我們可以看到數百年傳統的市場的一部分。

與此同時，盧西安諾邁出了他的第一步：他已成為市政府員工的吉祥物。

為了補充朱斯的工資，我想發明一份工作。我開始為朋友裝飾窗戶、床和枕頭。消息傳開後，我就成了「幕後女士」。在空閒時間，朱斯學會了準備生產線的組裝，感謝上帝，我們能夠享受更舒適的生活。

1968 年 10 月 1 日，盧西亞諾也開始上學，師從老師路易莎·塞里(Luisa Cerri)。

時間過得很快。夏天，我們帶著露營帳篷到義大利各地度假。有時一路到西西里島，到我的家鄉。

73 年 7 月，我們在瓦萊達奧斯塔露營，我開始出現懷孕的第一個症狀。1974 年 2 月 16 日，妹妹丹妮拉來到了快十八歲的阿曼多和十二歲的盧西亞諾身邊。當時正值狂歡節，人們看到市政廳門口的粉紅絲帶，都以為這是個笑話。教區牧師建議我們在復活節晚上慶祝洗禮，以我們的朋友吉安娜為教母，以我們的叔叔貝尼托為教父。

撇開迷信不談，這次我也參加了 4 月 13 日晚上的活動。第二天，演講廳的接待處有一百位客人。

丹妮拉也長大了，我們現在也都老了。我們的三個孩子為我們生了 7 個孫子：Stefano、Virginia、Greta、Lorenzo、Rebecca、Letizia 和 Matteo。

故事即將結束。2015 年 9 月 19 日，我和 Giuse 慶祝了在一起 60 週年。

我們感謝上帝、聖母以及所有愛我們的人。



La Mazza Concetta Maglio, 1936 年 4 月 18 日出生於西西里島諾瓦拉。

指數

1. 父親的房子
2. 脫離這個世界
3. 沙遊戲
4. 石油、蜘蛛網與邪惡之眼
5. 貓頭鷹
6. Vossia 請原諒我 (星光)
7. 艾米莉亞
8. 燕子的飛翔
9. 天堂之門
10. 美麗的圖薩
11. 瓷臉
12. 紫羅蘭
13. 新生活
14. 我們的第一個巢穴
15. 我們感謝上帝...

